

目參
I 246.4
B X 9-2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六集



旧参
I 246.4
B X 9-2

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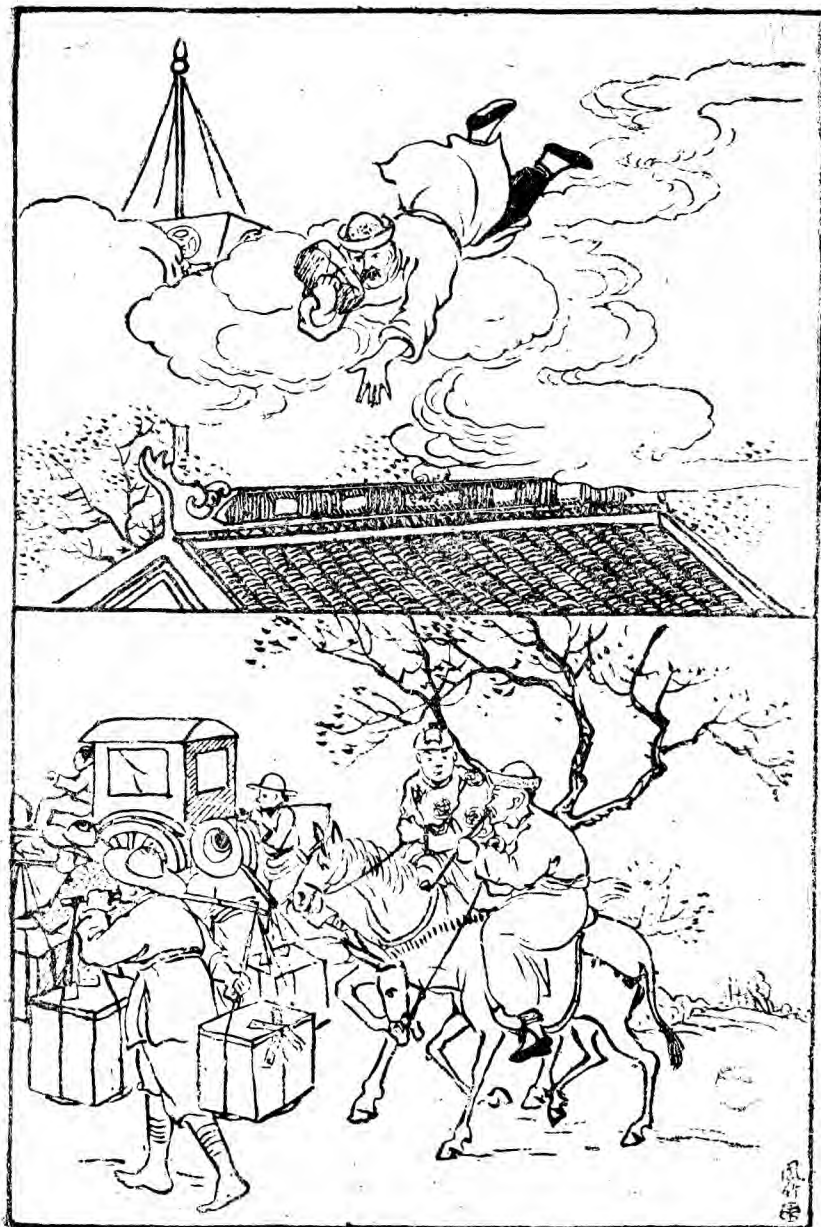
14979

近代
俠義英雄傳目錄

第六集

- 第五十一回 買食物萬里探監獄 送官眷入盜覬行裝……………一至二〇
- 第五十二回 玩把戲嚇倒羣盜 訂條約羞煞西人……………一至二二
- 第五十三回 霍元甲二次訪沃林 秦鶴岐八代傳家學……………一至二四
- 第五十四回 殺強盜掌心留紀念 成絕藝肺部顯傷痕……………一至一八
- 第五十五回 程友銘治傷施妙手 彭庶白愛友進良言……………一至一八





近代俠義英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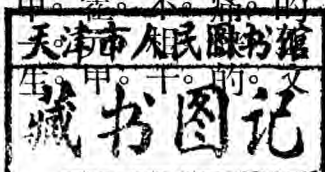
平江不肖生著 吳興趙茗狂評

第五十一回

買食物萬里探監獄

送官眷八盜覲行裝

前集書寫到彭紀洲獨自帶了捕頭朱有節夜訪胡九回衙便已完結於今要繼續寫下去。祇得接着將那事敘出一個原委來然後落到彭庶白在上海靠助霍元甲擺擂台的事上去。先將綱要表明以清眉目在一般看官們的心裏大概都覺得在下寫霍元甲的事應該直截了當寫下去不應該到處橫生枝節攔着正文不寫倒接二連三不憚煩瑣的專寫這些不的旁文使人看了納悶。在讀者或有此心理看官們不知道在下寫這部俠義英雄傳雖不是拿霍元甲做全書的主人然生就的許多事實都是由霍元甲這條線索牽來若簡單將霍元甲的事跡做三五回書寫了則連帶的這許多事實不又得一個一個另起爐灶的寫出許多短篇小說來嗎。在筆者確有此苦衷併藉此表明本書旨趣所在是那般的寫法不但在下寫的感覺趣味淡薄就是諸位看官們必也更覺無味。誠然於今且說彭紀洲這夜拿了五十兩銀子給朱有節並吩咐他



如何佈置去後。獨自又思量了一會應付的方法纔就寢。

緊接前書

次日午飯過後。彭紀洲正在

簽押房和吳寮閑話。果然門房進來傳報道。有胡九來給大老爺稟安稟見。現在外面候大

老爺的示下。

果然如約而來

吳寮一聽胡九真個來了。臉上不知不覺的驚得變了顏色。

寫吳寮之愚昧彭

紀洲也不作理會。祇揮手向門房說道。請他到內花廳裏就坐。門房應是去了一會。彭紀洲

纔從容走到內花廳去。

寫彭紀洲之從容。胡九之來在吳寮以為出自意外。在彭紀洲實為意中相映成趣。

祇見胡九並沒就坐。還恭恭敬敬

的垂手站在下面看他身上的衣服。却比昨夜穿的整齊些。然也不過一個尋常鄉下人去

人家喝喜酒時的裝束。

寫得好。胡九自是胡九。

彭紀洲因昨夜胡九家裏的燈光不大明亮。不曾看清楚

他的面貌。此時看他眉目生得甚是開展。不但沒有一點兒兇橫暴戾之氣。並且態度安詳

神情閑逸。全不是鄉下人畏見官府的縮瑟樣子。

再出力為

彭紀洲看了故意放重些脚步。胡

九聽了連忙迎上前叩頭。彭紀洲雙手扶起來。笑道。私見不必行這大禮。論理這地方原沒

有你分庭抗禮的份兒。不過我到任以來。早知道你是個孝子。是個義士。幸得會面。不能以

尋常子民相待。就這邊坐下來好說話。

公私俱到。語語得體。

胡九躬身答道。胡九罪案如山。怎敢當青

天大老爺這般優禮。彭紀洲一再讓胡九坐。纔敢就下面斜簽着身子坐了。

寫得真像

彭紀洲說

道。你。練。就。了。這。一。身。本。領。在。千。萬。人。之。中。也。難。尋。出。第。二。個。你。這。般。的。人。物。你。自。己。可。知。道。
是。很。不。容。易。的。麼。此數語是誇讚胡九天。既。與。你。這。般。才。智。使。你。成。就。這。般。人。物。應。該。如。何。努。力。事。功。上。
爲。國。家。出。力。下。替。祖。宗。增。光。方。不。辜。負。你。這。一。身。本。領。卽。算。你。高。尚。其。志。不。願。置。身。仕。途。何。
至。自。甘。屈。辱。代。一。般。鼠。竊。狗。偷。的。東。西。受。過。上。爲。地。方。之。害。下。貽。祖。宗。之。羞。此數語是責備胡九我。看。你。
是。一。個。很。精。明。幹。練。的。人。何。以。有。這。般。行。徑。難。道。其。中。有。甚。麼。難。言。之。隱。麼。此數語是探問胡九胡。九。道。
大。老。爺。明。見。萬。里。不。敢。隱。瞞。胡。九。在。三。十。年。前。確。是。漢。中。道。的。有。名。劇。盜。那。時。跟。隨。胡。九。做。
夥。伴。的。也。委。實。有。不。少。的。人。自認是劇盜胡。九。因。生。性。不。喜。自。己。做。事。拖。累。別。人。無。論。大。小。的。案。
件。做。了。都。得。留。下。胡。九。的。名。姓。確是好漢本色漢。中。道。各。廳。縣。的。有。名。捕。頭。也。知。道。胡。九。是。捕。拏。不。
着。的。每。到。追。比。急。迫。的。時。候。祇。得。捉。羊。抵。鹿。擋。塞。上。峯。是。這。般。弄。成。了。一。種。慣。例。此捕役所
以。胡。九。洗。手。了。三。十。年。而。那。些。沒。有。擔。當。的。鼠。輩。自。己。做。了。案。子。還。是。一。股。腦。兒。推。在。胡。九。
身。上。鼠輩可笑並。非。胡。九。情。願。代。他。們。受。過。祇。因。胡。九。自。思。不。該。失。脚。在。先。當。胡。九。未。洗。手。的。時。
候。夥。伴。中。替。胡。九。銷。案。的。事。也。不。是。一。次。兩。次。人。家。既。可。以。拿。性。命。去。替。胡。九。銷。案。胡。九。便。
不。好。意。思。不。替。他。們。擔。負。些。聲。名。好胡九並。且。近。三。十。年。來。歷。任。漢。中。道。的。各。府。縣。官。公。正。廉。

明的極少。祇求敷衍了事的居多。官府尙不認真追究。胡九自沒有無端出頭聲辨的道理。

罵盡一輩官府

彭紀洲道：「我現在却不能不認真追究了。我要留你在這裏幫助我辦理那些案

件。你的意思怎樣？」

主意不錯

胡九道：「理應伺候大老爺。不過胡九有老母今年八十五歲了。胡九

不忍離開求大老爺原諒。」

胡九真孝

彭紀洲道：「這是你的孝思。八十多歲的老母是應該朝夕侍

養的。但是你祇因有老母不能離開呢？還有旁的原因沒有呢？」

追緊一步

胡九道：「沒有旁的原因。」

彭紀洲卽起身走到胡九跟前。胡九不知是何用意。我亦不知是何用意祇得也立起身來。彭紀洲伸手

握了胡九的手笑道：「既沒有旁的原因。你且隨我到裏面去瞧瞧。」兀突胡九的威名震動漢

中三十多年。本領氣魄皆無人及得。他生平不曾有過畏懼人的時候。就是這番親身到城

固縣衙裏來見彭紀洲。已可見得他藝高人胆大。沒有絲毫畏怯的念頭。

寫胡九亦卽寫彭紀洲

不知怎

的。此時彭紀洲走近前來。握了他的手。他登時覺得彭紀洲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氣概。把他

五十年來不曾畏懼人的豪氣。懾伏下去了。看彭紀洲笑容滿面的。並無相害之意。不好掙

脫。手走開不禁低着頭。誠誠恐恐的跟前同走。直走到上房裏面。

懾之以威懷之以德。胡九又安得不低首下心耶。彭紀

洲忽停步帶笑說道：「胡九你瞧這是誰？」問得兀突胡九纔敢抬頭看時。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是

自己的母親。出於意外安得不驚和一個年約五十來歲。態度很莊嚴的婦人。正從坐位上站起。

來。胡九料知這婦人必是彭紀洲的太太。先請了個安。方向他自己的母親跪下問道。娘怎

麼到這裏來了。僅此一語他老娘見了胡九即生氣說道。你這逆畜還問我怎麼到這裏

來的嗎。我生了你這種兒子。真是罪該萬死。你欺我不知道。瞞着我在外邊無法無天的犯

了若干劫案。聲色俱厲幸虧青天大老爺仁慈寬厚。憐我老瞶糊塗。不挈我治罪。倒派朱捕頭

用車將我迎接到這裏來。家中用的人也蒙青天大老爺的恩典。拿了銀子去開發走了。語語

感謝彭紀洲併說我到了這裏。纔知道告你打劫的案子。堆積如山。你在小時候。我不會教養

明至此之原因。以致到了這步田地。我還有甚麼話說。祇求青天大老爺按律重辦便了。此為慈母

有一句話吩咐你。你心目中若還有我這個老娘。就得伏伏貼貼的聽憑青天大老爺懲辦

如敢仗着你的能為畏罪脫逃。我便立時不要這條老命了。責其絕說時聲色俱厲。現出非

常氣忿的樣子。嚇得胡九連連叩頭道。人家雖是告了孩兒。案子確不是孩兒犯的。三十年

前。娘吩咐孩兒不許打劫人家。孩兒從那時就洗手不曾再做過一次案。青天大老爺如明

鏡高懸。無微不至。孩兒的苦處。孩兒決不脫逃。求娘寬心不要着慮。有此一席話慈母之心可稍安矣

彭紀洲即接着說道：「我於今已將你母親接到這裏來住着，你可以留在這裏幫我辦案了。」

寫胡九作事之周到

麼？胡九道：「蒙大老爺，這們恩遇，胡九怎敢再不遵命？祇是胡九尚有下情奉稟。」

紀洲道：「你有甚麼話儘管說出來。」胡九道：「在大老爺台前告胡九的那些案子，究竟是些甚麼人做的？」胡九此時雖不得而知，然胡九既曾失脚在盜賊中混過些時，仗大老爺的威福

去辦那些案子，是不難辦。個水落石出的，不過胡九得求大老爺格外寬恩。那些案子，但能

將贓物追回，餘不深究。此層必須說明，方可着手辦案。若從今以後，有再胆敢在大老爺治下做案的，胡九一

定辦到人贓兩獲。再補一筆，以明併非偏袒盜黨。彭紀洲道：「那些狗強盜打劫了人家的財物，却平白的將罪

名推在你身上，你還用得着顧恤他們嗎？」此語應問。胡九道：「不是胡九顧恤他們，實在胡九也不

敢多結仇怨。在這裏伺候大老爺以後，就說不得了。」亦是實情。彭紀洲知道胡九不敢多結仇怨

的話，是實情，便不勉強。從此胡九就跟着他老娘住在縣衙裏。彭紀洲特地雇了兩個細心

的女傭，伺候胡母。胡九心裏十二分的感激彭紀洲，竭力辦理盜案，不到幾個月工夫，不但

把許多盜案的贓物都追回了。城固縣轄境之內，簡直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無人不稱頌

彭紀洲的政績。總結一筆，簡潔之至。胡九在衙門裏住着，儼然是彭紀洲的一個心腹跟班，終日不離

左右的聽候驅使。彭紀洲知道他是個有能爲的人，不應將他當僕役看待。教他沒事做的時候，儘可去外邊休息，或去街市中逛。逛用不着在跟前伺候。彭紀洲真好他執意不肯，並說受了大老爺知遇之恩，無可報答，非這般伺候心裏不安。彭紀洲習慣起床的時候，極早夜間初更過後，便安歇。胡九每夜必待彭紀洲睡了纔退出來，自由行坐。胡九亦好彭紀洲的兒子這時還小，有一個姪兒。此時十二歲了。彭紀洲因喜這姪兒聰明，特地帶到任上來教讀。這姪兒便是前回書中的彭庶白。關合前書彭庶白這時雖年輕，不知道胡九有甚麼大本領，但是因胡九和平恭順，歡喜要胡九帶着他玩耍。胡九也就和奶公一般的抽閑，便帶着彭庶白東遊遊，西蕩蕩。有時高興起來，也教彭庶白一些拳腳工夫。庶白從胡九學藝先虛寫一筆彭紀洲的性格極方正，生平最恨嫖娼。自上任以來，因恐怕左右的人夜間偷着去外邊歇宿，每夜一到起更的時候，分他就親自將中門上鎖，鑰匙帶在他自己身邊，非待次日天明不肯開門。在縣衙裏供職的人知道他的性格如此，沒有敢去外邊歇宿的。己正而人亦正不過那些當師爺的人，平日既不和彭紀洲一樣，有起更就寢的習慣，如何睡得着呢？其中有歡喜抹牌的夜間，便約了幾個人同嗜好的同事，抹牌。彭紀洲倒不禁止。當然不能禁止胡九雖不會抹牌，却喜站在旁邊看時常。

看到三更半夜纔回房安歇。這夜胡九看四人抹牌已經打過三更了。四人中因有一人輸錢最多不肯罷休。三人說時候不早了再抹下去非但明早不能起床。整夜的沒有東西吃。腹中也餓的不堪了。這時候又弄不着可吃的東西。明日再抹罷。這人抵死不依道。若是你們輸了。這們多你們憑良心說肯收場麼。我且到廚房裏去搜搜看。或者搜得出可吃的東西。

西來這人說着獨自擎着燈到廚房裏去了。不一會垂頭喪氣的空手回來道。真不湊巧。廚房沒一點兒可吃的東西。三人笑道。這就怪不得我們了。餓着肚子抹牌。我們贏錢的倒也罷了。你是輸錢的。豈非更不值得。

輸家不肯罷局。贏家祇望速罷。此爲賭局中之普通現象。寫來形狀如繪。

這人忽然指着胡九笑道。我

們不愁餓肚子了。現放着一個有飛天本領的胡九爺在這裏。我們怕甚麼呢。來來來。你們

每人做一個二百五。我也來一個二百五。湊成一串錢給胡九爺。請他飛出衙門去買東西

來吃。一語折及胡九方知以前所寫併非閒文。三人聽了都觸動了好奇的念頭。不約而同的附和道。這話倒不錯。

我們便不抹牌了。也得弄一點東西來充饑纔好。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胡九搖頭道。三更過後了。教我

去那裏買吃的東西。並且中門上了鎖。我怎樣好出去。故意作一宕筆。這人道。你不要借辭推諉。鎖

了中門。你便不能出去。還算得是威鎮漢中道的胡九麼。先以虛詞激之。我且問你今夜鎖了中門。

不能出去。大老爺親自帶了朱有節到城外訪你的那夜，你如何能暗中跟着大老爺回衙，躲在屋瓦上偷聽大老爺和吳師爺談話呢？再以事實詰之哦，是了，爲你自己的事，就能在房上飛

來飛去，沒有阻擋。此刻是爲我們的事，便存心搭架子了。更責其爲搭架子而胡九不得不出馬一行矣三人接着說

道：胡九爺雖未必是存心搭架子，然不屑替我們去買的心思，大概是有的。我們在平日誠

不敢拿這種事勞動胡九爺，此刻實是無法除了你。胡九爺還有誰能在這時候去外邊買

吃的東西呢？更逼緊一步此三人真無賴胡九笑道：定要我去買，並不是辦不到的事。不過大老爺的性格

你們是知道的，他已鎖了中門，帶着鑰匙睡了，用意是不許人在夜間出去。我從房上偷着

出去了，偷着弄得大老爺知道了，責備起我來，我豈不沒趣？再作一宕筆更極曲折之致這人道：此刻滿衙

門的人都睡盡了，我們四個人求你去的，難道明日我們又去大老爺面前討好說給他聽

嗎？你自己不說，我們決不使一個人知道，求你快去罷。多說話多耽擱了時間，這人說時，湊

了一串錢塞入胡九手中。胡九接了，彷彿尋思甚麼的樣子。暗映後文偏着頭，一會兒說道：你們

不要呆呆的坐着，等候還是抹牌罷。呆等是要等得不耐煩的。這個輸了錢的人，巴不得胡

九有這句話，三人不好再推辭。於是四人見胡九去後，又繼續抹起牌來。邊抹邊盼望胡九

買點心回。不覺抹到了四更。還不見胡九回來。四人都不得詫異道。怎麼去了。這們久。還
不回來呢。無論買得着與買不着。總應該回來了。難道他因黑夜在街上行走。被巡街的撞
見。拏去了麼。此為應有之疑一人笑道。巡街的都拏得住的。還是胡九嗎。這一層倒可不慮。隨筆撇開我
祇怕他有意和我們開玩笑。口裏答應替我們去買。教我們邊抹牌邊等。實在他回到自己
房裏。睡去了。害得我們餓着肚子。白等半夜。一人笑道。這也是可慮的。我們不要上他的當。
且到他房裏去看看。若他果然是這般坑我們。我們就要吵得他睡不成。此亦應有之疑這人說着。
卽起身到胡九的房裏看了一遍。回來說道。他床上空空的。沒有人出去。是確實出去了。究
竟爲甚麼。還不回來呢。又隨筆撇開一人道。據我猜度。他必是因爲三更過後。街市上沒有吃的。
東西。可買。然他是個要强的人。既答應了我們去買。非待買了東西不肯空手回來。怕我們
說他沒有本領。旁人買東西不着的時候。他也一般的買不着。因此在外邊想方設計的也
要買了東西纔回來。寫盡衆人疑惑不定之狀四個人七猜八度的。直等到五更鷄報曉了。纔見胡九急
匆匆的走了。進來。手提了一大包食物。向桌上放下。說道。對不起。對不起。害你們等久了。四
個人看胡九氣喘氣促。滿面流汗。好像累得十分疲乏的樣子。怪不覺齊聲告歉道。真累

苦了你了。快坐下來休息休息。怎樣去了。這們久。並疲乏。到這個樣子。呢。胡九一面揩乾了臉上的汗。一面說道。我這回真乏極了。你們的肚皮祇怕也餓得不堪了。大家且吃點兒東西。再說。確是乏極後之神情四人打開那食物包。旋吃旋聽。胡九說道。我有一個至好的朋友。犯案下在獄裏。我多久就想去看他。無奈抽不出工夫來。加以路程太遠。往返不容易。也就懶得動身。前去。今夜你們要我去買東西。我一時高興起來。拚着受一番累。也得去走一趟。所以去了。這們久。我心裏又着急。你們在這裏等着。要點心吃。那敢怠慢。幸好趕回來。還不曾天亮。筆端又起波瀾抹牌的問道。你那朋友在甚麼地方犯了案。下在那個獄裏。問得不經意胡九道。在山東犯的案。下在濟南府獄裏。抹牌的問道。他下在濟南府獄裏。你剛纔到甚麼地方去瞧他呢。仍不經意胡九道。他既下在濟南府獄裏。我不去。濟南府如何能瞧得着他呢。四人同聲問道。你剛纔不到兩個更次的工夫。就到濟南府走了一趟。嗎。來回一萬多里路。就是在空中飛去。也沒有這般快。至此齊露驚訝之狀胡九歎道。我還對你們說假話嗎。並且我帶了一點證據回來。給你們看看。此刻是十月半。這裏的天氣還很暖。濟南今夜已是下大雪了。我頭上的毡帽邊裏面大概還有許多雪。沒有融化。以雪爲證。便知非假說時。取下毡帽來。四人就燈前看時。果然落了。

不少的雪在四周的窩邊裏面這纔把四人驚得吐舌吐舌我亦一人問道你那朋友是幹甚麼

事的犯了甚麼案下獄的呢胡九道我那朋友和三十年前的胡九一樣專幹那沒本錢的

生涯這回滑了脚也是天倉滿了大盜往往有此下場這人又問道既是你胡九爺至好的朋友本領

想必也很不弱怎麼會破案下獄的呢問應得胡九長歎了一聲道本領大的人做强盜便不

破案那麼世界還有安靜的時候嗎有錢和安分的人還有地方可以生活嗎此數語透澈之至為盜者鑒諸

我胡九若不是在三十年前就洗了手此刻墳上怕不已長了草了嗎胡九真明白我曾屢次勸

告我那朋友教他趁早回頭世間沒有不破案得了好下場的強盜他若肯聽我的勸告何

至有今日誨爾諄諄聽我貌貌此友有負胡九矣大老爺平日因我辦案辛苦陸續賞賜了我一些銀兩我留在

身邊也沒有用處剛纔一股腦兒送給我那朋友去了好胡又一人問道我料你那朋友本

領必趕不上你如果有你這般本領休說不容易拏他到案就是拏到了又去那裏找一間

銅牆鐵壁的監獄關他呢常人應有此想胡九搖頭道不然我那朋友的本領雖未必比我高強然

也決不在我之下誰知不然這人道既有你這們大的本領他何以不衝監逃走呢難道是他情

願坐在監裏等死嗎問來有理胡九道那有情願坐在監裏等死的人衝監逃走的話談何容易

硬工夫。高強的。纔。可以。做到。我那。朋友。祇。有一。肚皮的。軟工夫。硬工夫。却。趕。不上。我。說明工夫有軟硬之分

自是行家之言軟工夫。無。非。是。驅神。役鬼。牢獄。中有。獄神。監守。獄神。在。獄。中的。威權。極。大。任。憑。有。多。

大法術。的。人。一。落。到。牢獄。裏。就。一。點。兒。法術。也。施。展。不。來。了。此數語雖近迷信然為時代上之關係初不足為胡九病這。人。又。

問道。你。那。朋友。已。經。供。認。不。諱。了。麼。胡九。道。豈。但。供。認。了。並。已。定。了。案。就。在。這。幾。日。之。內。要。

處。決。了。我。若。不。是。因。他。處。決。在。即。今。夜。也。不。這。們。匆。忙。去。瞧。他。了。寫胡九篤於友誼這。人。道。論。你。的。

本。領。要。救。他。出。獄。能。辦。的。到。麼。逼問胡九。點。頭。道。休。說。救。一。個。救。十。個。百。個。也。不。費。事。說得真響

這。人。道。既。是。至。好。的。朋友。然。則。何。以。不。救。呢。更逼胡九。搖。頭。道。我。胡九。肯。幹。這。種。無。法。無。天。

的。事。又。何。必。在。三。十。年。前。就。洗。手。呢。此層是說自己並。且。我。那。朋友。自。己。不。聽。我。的。勸。告。弄。到。了。這。

步。地。田。若。還。有。心。想。我。救。他。出。獄。我。也。決。不。認。他。是。我。的。好。朋友。辛。辛。苦。苦。的。去。瞧。他。了。此層是說友人

是說友人還。好。他。方。纔。見。了。我。不。會。向。我。說。半。句。丟。人。的。話。不。過。我。做。朋友。的。自。己。洗。手。三。十。年。

不。能。勸。得。他。改。邪。歸。正。以。致。有。今。日。我。心。裏。終。覺。難。過。聆此一席話胡九固是好漢胡九之友亦不愧是好漢說。罷。悠。然。

長。歎。自。回。房。歇。宿。去。了。這。抹。牌。的。四。個。人。親。眼。見。了。胡九。這。種。駭。人。的。舉。動。怎。能。不。向。人。說。

呢。衙。門。中。人。雖。都。知。道。胡九。是。有。大。能。為。的。人。然。究。竟。沒。人。見。胡九。顯。過。甚。麼。能。為。經。過。這。

事以後簡直都把胡九當神人看待了。足當神人二字這事傳到了彭紀洲耳裏便問胡九是不是

確有其事胡九道怎敢在大老爺台前說謊話彭紀洲道此去濟南府來回萬餘里不到兩

個更次的工夫如何能行這們多路。此爲人人欲問之言特藉彭紀洲之口以出之胡九道不是走去的是飛去飛來

的從此問到濟南在地下因山水的阻碍彎彎曲曲的來回便有萬餘里從半空中直飛過

去來回不上二千里那夜若不是在獄中談話耽擱了些時還不須兩個更次的工夫呢說

理由充足可知本書無一字無來歷絕不作一瀾言彭紀洲聽了益發欽敬胡九身懷這般本領居然能安貧盡孝不胡作

亂爲若這種人不安本分揭竿倡亂起來真是不堪設想了。何堪設想彭紀洲在平時原不歡喜

武藝的見了胡九這般本領心裏不由得欣羨起來祇是自恨年紀老了不能從事練習而

自己的兒子此時纔七八歲太小了也不能練習祇得要姪兒彭庶白認真跟着胡九學習

彭庶白的天分雖高無奈身體不甚壯實年齡也僅十二歲胡九傳授的不能完全領會不

間斷的學了兩年正在漸漸的能領略個中玄妙了。又折到庶白身上文心絕細彭紀洲却要進京引見想

帶胡九同行胡九道胡九受了大老爺的深恩大德理應伺候大老爺進京但是胡九的老

母年壽日高體質也日益衰弱了在大老爺這裏住着胡九能朝夕侍奉於今大老爺既要

進京。胡九實不忍撇下他這私情，仍得求大老爺寬恩鑒諒。胡九處處以老母爲念，不愧爲一孝子。彭紀洲心想

教人撇下年將九十的老母，跟隨自己進京，本也太不近情了。便對胡九說道：做官的味道

我也嘗夠了。這回引見之後，一定回桐城，不再出來了。你不同我進京，使得不過我的家眷

行囊，打算先打發回桐城去。這條路上原來很不好走，而我在城固任上，辦理盜案，又比歷

任的，上手認真。這其中難保不結了許多怨恨。若沒有妥當的人護送，我如何能放心打發

他們動身呢？這一趟護送家眷回桐城的事，無論如何，你得帮我的忙。有不得不請其伴送之苦衷說來，十分委婉。

好在我進京不妨略遲時日，等你護送家眷到桐城回來，我纔動身。在你去桐城的這若干

日子當中，你侍奉老母的事，我一律代做，你儘可安心前去。又想出一變通辦法。胡九連忙道：大老爺

這們說，不但胡九得受折磨，就是胡九的母親也承當不起。此去桐城這條路上，本來是不

大好，走不過漢中道的綠林，知道胡九在這裏伺候大老爺的居多，或者他們有些忌憚，不

敢前來嘗試，所怕在漢中道以外，出亂子。從城固由旱路去桐城路上，便毫不耽擱。因有許

多行李不能急走，至少也得一個月纔能送到。胡九思量，年將九十的老母，已是風前之燭，

瓦上之霜。今日不知道明日做兒子的，何忍拋撇。這們多的時日。好胡九仍以老母爲念。然而太太帶着

許多行李動身路上非有胡九護送不僅大老爺不放心便是胡九也不放心萬一在半途出了意外雖不愁追不回劫去的行李然使太太少爺受了驚恐便是胡九的罪過胡九想了一個兩全之道遇此兩難之境非有兩全之道不可不知大老爺的尊意怎樣大老爺允許了胡九方敢護送

太太少爺動身彭紀洲道祇要是能兩全的方法那有不允許的你且說出來商量商量胡九道胡九雖則洗手了三十多年然綠林中人知道胡九的還不少沿途總有遇着他們的時候在路上不論遇着那個祇要是有些聲望的胡九便請他代替護送太太少爺到桐城

去胡九仍可即時回來此法甚妙彭紀洲躊躇道綠林中人不妨請他代替護送麼彭紀洲與綠林中人素不相稔

應得躊躇胡九道有綠林中人同走比一切的保鏢達官護送都好不是胡九敢在大老爺台前

誇口是曾經胡九當面吩咐的綠林中人在路上決不敢疎忽好胡九說得響不知姪少爺這番是

跟太太回桐城呢還是跟大老爺進京彭紀洲道我進京引見之後並不停留用不着帶庶白去教他伺候他嬌母回桐城去免得徒勞往返就攔光陰胡九道那就更好了姪少爺跟胡九也練了兩年多武藝雖沒練成多大驚人的本領然普通在綠林中混飯吃的人物他已足夠對付的了就此致語以觀知庶白爾時本領已非尋常就祇他的年紀太輕不懂得江湖行當有一個綠林

老。手。同。行。由。他。去。對。付。新。水。子。（初做强盜沒有幫口的稱爲新水子）本領充足有餘彭紀洲道這裏面的情形我不明白總之我託你護送祇求眷屬行囊得安然無恙的回桐城我的心便安了你的職責也盡了至於你親去與否我可不問我相信你說怎麼辦好就怎麼辦。寫彭紀洲對胡九信任之至當下胡九遂決定護送彭紀洲的眷屬動身彭紀洲因接任的人未

到仍在縣衙裏等候彭太太帶着兒子彭辛白姪兒彭庶白並丫頭老媽一行十多口人並

彭紀洲在陝西收買的十幾箱古書做十幾副包袱。廉吏歸裝如是如是用幾十名腳夫扛抬了同走

胡九赤手空拳的騎着一匹黑驢口裏啣着一枝尺多長的旱烟管緩緩的在大隊後面押

着行走。寫胡九之好整以暇彭庶白原是跟着他堂兄弟辛白坐車的行了幾日之後他忽覺得終日

坐在車中納悶想騎馬好和胡九在一塊兒行走就在半途弄了一匹馬他是會些兒武藝

的人騎馬自非難事一面跟着胡九走一面在馬上與胡九談論沿途的山水風物。庶白好不俗

在胡九是陝西人到處的人情風俗都很熟悉東扯西拉的說給彭庶白聽這日行到一處

已祇差三四日的路程便要出陝西境了忽有八個騎馬的大漢從小路上走出來不急不

慢的跟在胡九的後面走。此八騎馬來得兀突彭庶白尙是初次出門的人然看了這八個人心裏也

猜疑不是好人。因八騎馬之外，並沒有行李。有六個的背上，都馱着一隻包袱。包袱的形式，細而長，一望就使人知道。包袱裏面有彷彿是兵器的東西，並且八個漢子的年齡，像雖各自不同，然看去都是很雄壯，很兇惡的。又不是軍人的裝束，更不是做生意人的模樣。不是強盜，是甚麼呢？此從庶白眼中看出寫得細極他心裏這們猜疑，便與胡九並馬而行，湊近胡九的耳根，說道：「你瞧後面的八騎馬，不是強盜來轉我們的念頭的麼？」胡九點頭道：「不是強盜，是甚麼呢？」答得妙彭庶白道：「你一個也不認識麼？」胡九道：「若有一個認識，我也不跟在我背後轉念頭了。」更妙彭庶白道：「你不是時常說陝西的綠林，不知道你的很少嗎？怎的這八人連一個也不認識呢？」問得亦是胡九笑道：「我是說知道，不是說認識。我常說洗手了三十多年，衙門中同事的都還不相信。說既是洗手三十多年，不與強盜往來了，何以肯替那些強盜擔聲名？更何能將所有劫案的贓物都追了回來？我聽了他們那些言語，也懶得爭辨。你於今看這八個人，是這們不急不慢的跟着我們走，必是想動手無疑的了。我如果真不曾洗手，此刻尚沒有出陝西境，就有人來轉念頭麼？」說明知道與認識有別，語妙天下，前一腔牢騷亦借此盡情一吐彭庶白道：「那些師爺們都是些，祇能裝飯的飯桶說出來的話，也都和放屁一樣。他們說的何足計較？他們也不思量，你既

敢。住。在。離。城。固。縣。二。三。里。路。的。地。方。聽。憑。人。家。告。你。明。火。執。仗。更。公。然。敢。到。縣。衙。裏。來。和。大。老。爺。會。面。可。知。是。一。個。心。裏。毫。無。懼。怕。的。人。既。是。心。裏。毫。無。懼。怕。何。必。說。甚。麼。假。話。呢。目光如炬罵。盡。一。般。飯。桶。師。爺。不。過。現。在。那。些。話。也。不。用。談。了。這。八。個。狗。東。西。我。猜。是。強。盜。你。的。眼。睛。是。不。會。看。錯。人。的。也。看。了。是。強。盜。你。打。算。怎。麼。辦。呢。一語歸到本文不。知。胡。九。說。出。甚。麼。辦。法。來。且。俟。下。回。再。說。

總評

著者前撰此書。僅五十回。卽已戛然而止。讀者每以未睹全豹爲憾。今乘閒暇續成之。一入手。卽敘明前書之終結點。蓋使讀者不致茫然也。從此綱提領挈。依序而進。自免散漫無歸之弊。

胡九爲本回書中之主中主。彭紀洲爲主中賓。而胡九自有胡九之神情。彭紀洲自有彭紀洲之神情。曲曲寫來。一筆不苟。從知著者已神與書會。胸中宛有胡九彭紀洲二人之模型在。故能曲折盡致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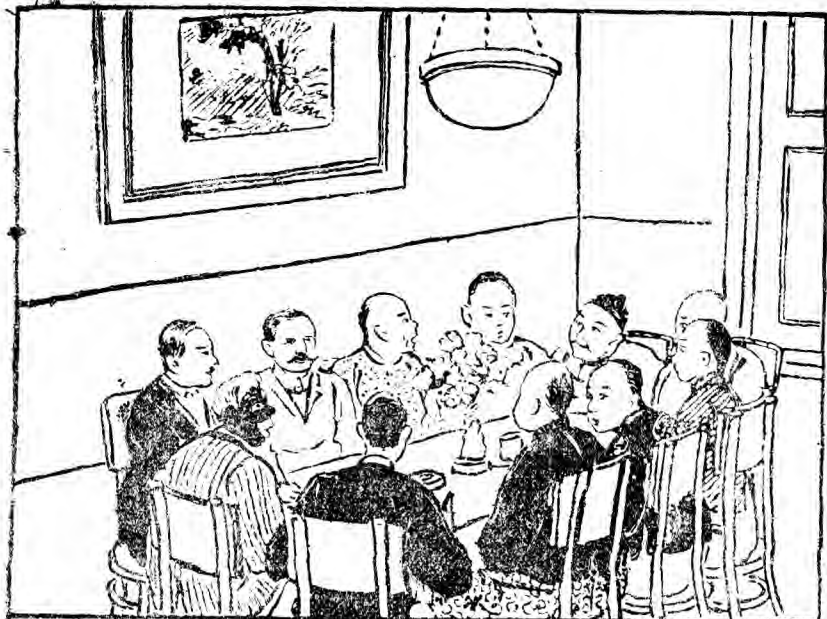
胡九之私出府衙。爲代人置備食物耳。忽又岔入獄中訪友一節事。彌極奇詭之致。文心自見曲折。而著者之不肯作一閒筆。作一廢筆。亦於此而益見。

瞬息萬里。飛行絕跡。我羨胡九。我愛胡九。矧其人又安貧樂道。而有孝行者乎。從此俠義英雄傳中。又多一出色人物矣。

寫護送家眷行裝事。所以逗起下文。

護送一節。寫行裝車輛之後。隨一騎驢老叟。口啣烟袋。得得徐行於道上。而一少年。乘馬與之並轡偕行。指點山水。爲狀至得。忽小徑中。復有八騎竄出。皆爲彪形大漢。緊躡於後。欲有所圖。此情此景。歷歷如繪。宛有一幅絕雄奇。絕名雋之畫圖。列於吾人之前。而吾人讀書至此。亦此身飄飄然。如在畫圖中矣。謂非寫生妙手。曷克臻是乎。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興趙茗狂評

第五十二回 玩把戲嚇倒羣盜 訂條約羞煞西人

話說胡九見彭庶白問他打算怎麼辦。他隨口說道：「我不打算怎麼辦。且看他們怎麼辦。」
待勞寫胡九好 整以暇之至 彭庶白搖頭道：「等到他們動起手來，我們纔防範。祇怕已是來不及了呢。」
真庶白 嫩

胡九笑道：「他們還沒有動手。我們怎麼好先動手？依你的意思，打算怎麼辦呢？」
反問一句妙 彭庶白想了一想，道：「我是沒遇過這種事的人，究竟應該怎麼辦？我也不知道。不過依我想，我們這一行的人，雖多認真動起手來，除了你一個人而外，祇有我還能勉強保住自己。其餘都是連自身且保不了的。他們有八個人，看情形一個也不弱。他們在白天動手，倒罷了。所怕在黑夜動手，你一個人顧此失彼，到那時豈不為難？」
以彼衆我寡爲慮 此是第一層意思 我想既已確實看出他們是強盜了，常言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不如趁着白天，你出頭去與他們打招呼。他們聞了你名頭，害怕不敢動手，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他們不肯講交

情不買你的賬。那就說不得老實不客氣給些厲害他看也免得太太受驚。先下手為強免得太太受驚此是第二層意思而中間又分買賬不買賬兩項辦法庶白胡九也笑着搖頭道你說老實不客氣我看你却太

二層意思而中間又分買賬不買賬兩項辦法庶白胡九也笑着搖頭道你說老實不客氣我看你却太

對他們客氣了。此二語兀突之至要我出頭去與他們打招呼還太早了再過三四天之後已走出

陝西境了。那時要我出頭打招呼我便不能不去。說得真響彭庶白道你這話我不明白他們如

何肯跟我們走三四天之後出了陝西境纔動手呢我看他們今夜不動手明夜定要動手

的。葫蘆裏不知賣的什麼藥真令人不明白胡九道他們要動手我也不阻攔他們看他們何時高興便了。好我說

太早的話是因爲此地還是陝西境內在陝西境內祇有人家來向我打招呼的我出世就

不會向人家打過招呼。惟胡九始能作此言易以他人即近誇誕矣既出了陝西境便要各人的情面了我幾十

年沒有出來或者有不和我講情面的我不能不先出頭與人家打招呼這八個東西不是

瞎了便是聾了公然敢跟在我背後想顯神通給我還不看嗎。不可不看你不知道這也是

難得的事我幾十年躲在家裏不出來說不定陝西省出了大英雄大豪傑我樂得見識見

識。樂得見識一番豈不甚好你不要害怕更不可去對太太說彭庶白聽了纔明白胡九的意思是

不把這八個強盜看在眼裏便也不再說甚麼了。庶白至此方知胡九用意這夜宿店八騎馬也在一處

市鎮上歇了。祇因彭家眷屬一行人馬太多，佔滿了一家火舖。不能再容納以外的旅客。八騎馬祇得在旁邊另一家火舖裏歇宿。胡九親自指揮着腳夫將所有行李包扛安放妥當了。照例到彭紀洲太太面前請了安出來。大家用過了晚膳，吩咐一切人早些安寢。卽對彭庶白說道：我帶你同去玩一個把戲，你願意去麼？有好把戲可玩，當然願去。彭庶白問道：帶我去那裏玩？甚麼把戲？我們去了留下他們在這裏不妨事麼？寫庶白尚在，半明半昧中。胡九道：就到隔壁去玩一個把戲，便回來。我們從後院裏翻過去，但是，你不可高聲。至此方點出隔壁。彭庶白雖知道隔壁必是八個強盜，宿的火舖，然猜不出他去玩甚麼把戲。少年人好事，自是欣然答應。胡九當下攜着彭庶白的手，悄悄走到後院子裏，看兩邊都有丈多高的土牆，障隔了。胡九在彭庶白耳邊輕輕說道：你能跳過這牆去麼？彭庶白搖頭道：我不敢跳。胡九即挽着他的胳膊，祇一聳身，就提起彭庶白身體，騰空簡直如脚下有東西托住的一樣，並不如何迅速，緩緩的由空越牆而過，腳踏了實地。寫胡九手足輕靈，真有飛行絕跡之能。彭庶白看那邊樓上有一個小小的窗戶，從裏面透出有燈光來，因窗戶太高，在地下看不見裏面，有沒有人。胡九用手指着那窗戶對面給他看，原來是一株很高大的樹。彭庶白知道是要他爬上樹枝，好看見窗戶裏面的情形。

遂緣了。上去。

居高臨下。瞧玩。戲最爲相宜。

果然看見窗戶裏面有八個漢子圍着一張方桌坐了。方桌中間

安放一個燭台插着一枝大蠟燭。八人好像會議甚麼大事。那八人的裝束像不待細看

已能認識就是騎馬的八個強盜。議論的是甚麼話。因相離太遠說話的聲音又不大。一句

也聽不明白。

先見室中人。

正待低頭看胡九有甚麼舉動。猛見窗戶上有黑影一晃。卽分明看見

胡九飛了進去。頭朝下。脚朝上。倒懸在方桌當中。口啣了那枝旱烟管。就燭火上吸旱烟。繼

此新奇之把戲。寫得真是駭人。

祇嚇得那八個強盜同時托地跳了起來。有抽出單刀來要動手的。却又有些

害怕的神氣。各自向後退了兩步。

膿包。

即有一個喝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快通出姓名來。此

尙算胆大。

胡九已翻身落下來。聲色俱厲的向八人叱道。你們這些狗東西。真瞎了眼麼。嘎嘎連

我胡九都不認識了我。倒要看看你們的手段。

說得威風之至。如聞其聲。胡九二字更有雷霆萬鈞之力。

這幾句話說得非常

響亮。彭庶白在樹枝上聽得分明。以爲八個強盜受了胡九這般呵叱。必有一番反抗的舉

動。誰知八人都嚇得面面相覷。沒一個敢動一動。

寫八人之驚悸。亡魂更以反襯胡九。

再看胡九時已沒了踪影

並沒看見。是如何走了的。也不見他從窗口出來。不由得覺着奇怪。正拿眼向那樓上搜索

猛聽得胡九的聲音在樹下喊道。把戲玩過了。我們可以回去了。

神奇莫測之至。寫胡九祇是遊戲三昧。併無絲毫矜持之態。

彭。庶。白。倒。吃。了。一。驚。忙。跳。下。樹。來。胡。九。伸。手。又。將。彭。庶。白。的。胳膊。挽。住。身。體。不。知。不。覺。的。就。騰。空。而。起。越。過。了。土。牆。回。到。前。面。房。裏。彭。庶。白。問。道。剛。纔。那。們。騰。空。翻。過。牆。去。既。不。是。蹤。跳。是。騰。雲。駕。霧。麼。我亦疑是騰雲駕霧胡。九。笑。着。搖。頭。道。那。裏。是。騰。雲。駕。霧。我。果。能。騰。雲。駕。霧。就。好。了。這。不。過。是。運。氣。飛。騰。之。法。罷。了。不是騰雲駕霧是運氣飛騰彭。庶。白。道。這。法。子。我。能。學。麼。胡。九。道。有。誰。不。能。學。但是。不。容。易。學。你。將。來。雖。不。是。仕。宦。中。人。然。也。不。是。能。山。林。終。老。的。這。種。學。問。不。易。講。求。也。不。必。講。求。有。防。身。的。本。領。就。夠。了。是說得剛。纔。我。在。那。邊。樓。上。玩。了。那。們。一。回。把。戲。他。們。若。是。識。相。的。立。刻。就。得。過。這。邊。來。向。我。請。罪。我。決。不。能。拿。好。嘴。臉。給。他。們。看。這。事。要。留。個。好。人。給。你。做。你。在。後。邊。房。裏。聽。着。我。口。理。儘。管。說。定。要。取。他。們。的。性。命。你。聽。到。他。們。求。情。不。准。的。時。候。便。出。來。替。他。們。說。幾。句。求。情。的。話。我。把。這。面。子。做。到。你。分。下。以。後。的。事。情。好。辦。些。一個做紅臉一個做黑臉是對付上最妙方法彭。庶。白。道。他。們。既。是。怕。了。你。立。時。撒。開。手。不。做。這。批。買。賣。就。完。了。無。端。還。跑。到。這。裏。來。請。甚。麼。罪。求。甚。麼。情。呢。此是不諳綠林中情形者之言胡。九。正。色。道。這。不。是。你。們。當。公。子。少。爺。的。人。所。能。知。道。的。當然正。說。到。這。裏。忽。聽。得。有。人。敲。店。門。胡。九。揮。手。對。彭。庶。白。道。必。是。那。些。狗。東。西。來。了。你。且。去。後。房。裏。等。着。罷。來矣預。備。彭。庶。白。心。裏。還。有。些。疑。惑。不。是。那。八。個。強。盜。以。爲。另。有。來。

落店的人先從門縫中朝外面一看，祇見店小二開了店門，跨進門來的不是那八個強盜。

又還有誰呢？至此方信爲首的一個進門，便問胡九太爺住在那間房裏。彭庶白連忙躲入後房。

心想胡九的威望真不小，祇看這八人面上誠惶誠恐的神情和白天那種雄抖抖的樣子。

比較起來，便可知他們心裏委實害怕極了。抑此八人卽所以反揚胡九彭庶白是這般心理想着聽。

那八人已走進了前房，忙就門縫中張望，祇見八人中有一個隨手將房門關上，也不說話。

也不作揖，一個個拜佛也似的排列着跪下去，朝着胡九一起一伏，拜個不停，並且把額

頭碰在地下，祇碰得咚咚的響。好看煞人，既知今日何必當初胡九踞坐在土坑上，理也不理。神情如畫碰了不

計數的響，頭爲首的一人停止了。餘七人纔跟着停止，就聽得胡九用很和平的聲音說道：

你們來幹甚麼的？問得妙爲首的一人纔開口說道：我們罪該萬死，實在肉眼不認識，是九太

爺若早知道有九太爺在這裏，我們就有吃雷的胆量，也不敢跟上來。轉這妄念了，特地過

來碰頭求九太爺高抬貴手，放我們回去。舍求情外實無他話可講胡九冷笑了一聲道：你們眼睛裏有

我麼？怎麼說出不認識的話來？本也難怪，你們都是後起的英雄，那裏把我這個三十多年

躲在家裏，不敢出頭，腳色看在眼裏呢？你們要知道我雖是躲在家裏三十多年，不敢出

頭不知道有了你們這些大英雄大豪傑。此是冷嘲但是陝西省還是陝西省並不會變成陝南陝北。那句不認識我的話恐怕哄騙三歲小孩也哄騙不過去。你們打算做這一大批的買賣。難道就不問問來頭我胡九的面貌你們可以說不認識。難道連我胡九的聲名也不認識。我從城固動身到這裏祇差三四日路程要出陝西境了一路上經過了多少碼頭多少山寨。倒不曾遇見有因我躲在家裏三十多年便不認識我的人。可見你們存心想鬥我。這個老東西要栽我一個跟頭好顯顯你們的臉子。想不到這老東西肚皮裏還有幾句春秋沒奈何祇得過來敷衍敷衍。主意是不錯。做得到時臉子也顯了財也發了。做不到時不過說幾句不費本的話。碰幾個不值價的頭。世間最便宜的事祇怕除了這個沒有了。此是熱罵

老實對你們講。你們若出了陝西境再跟上來。那麼你們是主。我是客。惡龍鬥不過地頭蛇。我祇好讓你們一脚。退一步說更妙此地還在陝西境內不能和你們客氣。各自值價些。九太爺沒精神。一個一個的動手。你們自己去把腦袋瓜子摘下來。最後一個由九太爺親自動手。這事怨不得我九太爺太狠去罷。詞鋒陡轉不怒而威胡九說這番話的聲調並不嚴厲。看八個人跪在地下。簡直全體抖的和篩糠一樣。又不住的碰響頭口裏祇求饒恕了這一遭。胡九這纔厲

聲喝道。休得在這裏囉哩。誰有工夫和你們糾纏。八個人一面碰頭求饒。一面哭泣起來了。

哀求之後繼以哭泣神情如畫

彭庶白心想這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遂走了出來對胡九說道。九爺的話我已聽得

明白了。他們果然太慢忽了。使九爺的面子下不來。不過這番有家伯母同行。他老人家居

心最是仁慈。不過平日殺雞殺鴨都不忍看的。若因護送他老人家了却他們八條性命。在

他們固是罪有應得。家伯母心裏必很難過。望九爺暫息雷霆之怒。饒恕了他們。這一遭如

下次再敢這們對九爺慢忽。那時我也不敢再求情了。

以彭太太為言。出言自是得體。

胡九緩緩的點頭道。既

是姪少爺來替他們說話。太太不願意傷生。我看在太太和姪少爺分上。便饒恕了他們。

得快收煞得快

八個人想不到有彭庶白來說情。聽了胡九饒恕的話。登時如奉了赦旨。一個個臉

上都露出歡喜感激的樣子。對胡九碰了幾個頭。掉過身軀來。又對彭庶白叩頭。胡九道。你

們這些東西。確是沒長着眼睛。那裏配在綠林中。混姑無論這番有我九太爺同行。你們不

應糊裏糊塗的動。這妄念便是我九太爺不在內。你們做一批買賣。也應打聽。這批買賣有

多少的油水。

罵得好

你們可知道這裏十幾副包。扛裏面扛抬的是甚麼東西。

問得妙

為首的一

個答道。我們看包扛的分量。估料不是銀兩。便是洋錢。若是衣服。裁料不應有這們沉重。

眼失

矣。胡九哈哈笑道：你們是這樣的一雙眼睛，如何配做這種沒本錢的買賣？不過於今在綠林中混的像你們這般瞎眼睛的居多，因此纔不能不要人護送。若都是有眼力的，十幾包扛古書，難道還怕強盜劫了去給盜子盜孫讀嗎？

做強盜亦須有眼力，否則即難免。胡九之罵其他事業更可類推。

你們且坐下

來。我有話和你們說。八個人都斜着半邊屁股坐了。

戰戰兢兢

彭庶白也坐在胡九旁邊。胡九向

八人說道：你們大約都知道我。還有一個年將九十的老母，我所以躲在家裏三十多年，不出頭爲的，就是要侍奉老母。這一趟去桐城的差，使我原是不能接受的。無奈來頭太硬，我推却不了，祇得忍心動身。此刻在陝西境內遇了你們，倒得了一個通融的辦法。你們自己推舉出兩個交遊寬廣武藝高強的人來代替我，護送到桐城。我在城固縣衙裏等你們的回信。

此亦將功贖罪之一道，而胡九竟得替人仔肩，暫卸可以安心奉母矣。

八個人聽了，竟像得了好差事的一樣，即時欣然推出兩個人來說道：我等如何夠得上在九太爺面前說交遊寬廣武藝高強的話？祇是我兩

人在同夥的裏面，略混的日子多些。河南安徽都去過幾趟，這番能替九太爺當差，我們的面子也就很有光彩了。九太爺儘管安心回城固縣去，我兩人在路上決不敢疎忽。

受寵若驚神情

如胡九點頭問了兩人的姓名並履歷。次日早起，胡九親自帶着兩人見過彭紀洲的太太。

稟明了原由。飯後卽分途動身。胡九仍回城固。兩強盜繼續護送去桐城。一路上真是兢兢業業的。絲毫不敢大意。究竟這兩個強盜也是有些資望的。沿途有兩人打着招呼。得以安然無恙的到了桐城。收住一筆彭太太因他兩人一路辛苦了。拿出一百兩銀子。交彭庶白賞給。

兩人兩人那裏肯受呢。極力推辭着說道。祇求少爺一封信。我兩人好帶回去。銷差蒙太太少爺的恩典。不責我兩人沿途伺候。不週求少爺在信上方便。一兩句使九太爺知道。我兩人不敢偷懶。我兩人就感激少爺的恩典了。有甚麼功勞。敢領太太少爺的重賞。一辭彭庶

白道。不待你們說。我的信已寫在這裏了。這一點兒銀子。並不算是賞號。祇給你兩人在路上喝一杯酒。我信上也不會提起。這是家伯母一點兒意思。你們這般推辭。家伯母必以爲你們是嫌輕微了。兩人露出很爲難的神氣。說道。不是我兩人不受抬舉。敢於推却。實在因這回是九太爺派的差使。不比尋常無功受賞。怎敢回去見九太爺的面呢。再辭彭庶白道。

我信上不提這事。你們也不對九太爺說。九太爺從那裏得知道呢。兩人連忙搖手道。受了賞。回去不提。還了得。提了不過受一番責罵。勒令卽時將銀兩退回。若瞞下去。不說那麼。我們就死定了。三辭說得如此可怕。令人想見胡九在綠林中之威望。彭庶白問道。九太爺既有這們厲害。你們何以又跟上。

想打劫我們的行李呢。再把前事一提妙兩人歎道：我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九太爺忽然會替人

護送行李。我等因距離城固縣太遠，又素來知道九太爺早已不問外事，所以纔弄出這們

大的笑話來。真是笑話我們綠林中自從有了他胡九太爺，也不知替我們做了多少擋箭牌，救

了我們多少性命。我們不服他，又去服誰呢？不怕他又去怕誰呢？說得慷慨激昂，胡九之得人心如是如是彭庶白

點頭道：既是這般的情形，我信上寫出你們不肯受銀子的情形來，是我家太太定要你們

受的。寫明白了，九太爺便不能再責罵你們。兩人不好再說，祇得收了信和銀兩，作辭回城

固。這日到了，胡九正和彭紀洲同坐着閑談，門房上來稟報，彭紀洲也想看看這兩個人，隨教

傳了進來。兩人進見，先向胡九碰了幾個頭，纔對彭紀洲叩頭，捧出彭庶白的信和銀兩，送

給胡九。胡九隨手送給彭紀洲。彭紀洲看了信，說道：辛苦了你兩個。這一點點銀子，說不上

賞號兩個字。你們喝杯酒罷。兩人望着胡九不敢回答。神情如繪胡九看了信，問了問沿途的情

形，說道：既是大老爺和太太的恩典，賞給你們銀兩，你們叩頭謝賞便了。兩人這纔接受了。

然仍是先碰頭謝了胡九的賞，再向彭紀洲叩頭謝賞。神情如繪○先向胡九叩頭，然後方向彭紀洲

叩頭。先後凡兩寫以見二人眼中祇知有胡九，不知有他人。彭紀洲事後向人談起這事，還歎道：皇家國法的尊嚴，那裏趕得上一個盜首。無限感慨

彭紀洲這回進京引見之後，便回桐城休隱了。

結彭紀洲

彭庶白就在回桐城的第二年，把父親

死了。他母親是江蘇人，因親戚多住在上海，彭庶白又是少年，性喜繁華，便移居到上海來。從胡九手裏學來的武藝，雖不曾積極用苦功練習，然每日也拿着當一門運動的功課，未嘗間斷。凡是練過武藝的人，自然歡喜和會武藝的來往江浙兩省人的體魄，雖十九孱弱，而上海又是繁華柔靡的地方，然因上海是中國第一個交通口岸，各省各地的人都有在這裏。其中會武藝的，也就不加以彭庶白好尚，此道祇要耳裏聽得某人的武藝高強，他一定去登門拜訪，雖其中不免名過其實的，但是真好手，也會見得不少。有外省人流落在上海賣武的，他不遇着，便罷了，祇要工夫能勉強看得上眼，他無不竭力周濟。因此很有許多人稱道他疎財仗義，而尤以一般在圈子裏的人對他的感情極好。上海所謂白相朋友，稍稍出頭露臉的，無不知道他彭大少爺，都不稱他的名字。竭力爲彭庶白一寫活現出，一仗義疎財之少年公子。奧比音在上海賣藝，他已看過了，他也很佩服奧比音的力量了，得祇因他的心理不與霍元甲相同。雖看了奧比音誇大的廣告，祇認作是營業的廣招來的法門，並不感覺其中含有瞧不起中國人欺侮中國人的意思。着眼之點不同，觀察自亦互異。又因他自己的武藝並無十分驚人之處。

加以是文人體格就是感覺外國人有欺侮中國人的用意也沒有挺身出頭替中國人爭面子的勇氣

更進一層著者可稱為心理學大家

這次在張園看了黑人與白人比賽的武劇也覺得黑白二種

人的身手都極笨滯並自信以他自己的武藝無論與白人或黑人比賽決不至失敗但是不會動這個去請求比賽的念頭他看過比賽之後忽聽得那個當通譯的朋友說起霍元甲來交涉與黑人孟康比賽的事不禁觸動了他少年好事之心他久聞霍元甲在天津的威名這回來了上海便沒有要與孟康比賽的事他也是免不了要去拜訪的何況有這種合他好尚的事情在後面呢當下向姓蕭的問明了霍元甲的寓處乘興前來拜訪

一筆回到前書筆力

雄健之至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的氣宇在俗人的眼光中分辨不出然在稍有眼力的人見了自

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

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農勁蓀一見彭庶白即覺得這少年丰度翩翩精神奕奕

不是上海一般油頭粉面的浮薄少年可比

罵盡海上少年

不因不由的注目而視彭庶白訪霍

元甲不着本已將一團的高興掃了大半打算去馬路上閑逛一會再來他既不會與霍元

甲會過面自然沒有希望在路上巧遇的念頭誰知剛待走出那客棧的大門迎面就遇着

三人回來當時從那大門出進的絡繹不絕在彭庶白的眼中看來祇覺得霍元甲等三個

人的精神氣宇與同時出進的那些人有別。不眼力他會聽得姓蕭的說去與孟康辦交涉的。是三個人心理登時動了一下。然覺得不好就冒昧上前詢問。暗想這三人若是住在這客棧裏的。必有霍元甲在內。是無疑的了。若不是住在這客棧。也是來這裏訪朋友的。就是我猜錯了。且看他們。瞧不瞧旅客。一覽表。並向賬房或茶房問話。也不。居然小試偵探術。庶白不俗。心裏如此。想着兩眼。卽跟在三人背後。注意祇見三人逕走到一間房門口。站住。有一個茶房從身邊掏出一把鑰匙。來將房門開了。放三人進去。彭庶白暗自喜道。我猜的有八成不錯了。連忙回身到賬房探問。果然所見的不差。三人中正有霍元甲在。一路寫來十分細到無一漏筆。彼此見面談了一陣。彭庶白說道。庶白聽得做友蕭君說。霍先生已與孟康交涉妥協了。約了明日帶律師去亞猛斯特朗家裏訂比賽的條約。不知道將訂些甚麼條約。外國大力士或拳鬥家比賽。十九帶着賭博性質。輸贏的數目並且很大。每有一次比賽。輸贏數十萬元的。今日孟康不會提出比賽金錢的話麼。外人最重拜金主義。宜庶白有此問。霍元甲搖頭道。這倒沒聽他說起。隨向農勁蓀問道。是不會說麼。他若說了。農爺必向我說。農勁蓀笑道。今日是不會說。或者在明日訂條約的時候說出來也未可知。霍元甲問道。外國大力士拳鬥家。難道都是大富豪麼。怎的能一賭。

數十萬元的輸贏呢。彭庶白道：外國大力士拳鬥家不要說大富豪連有中人資產的都不多。其所以能賭這們大的輸贏並不是他們本身的錢。就和我們中國人鬥蟋蟀一樣。輸贏與蟋蟀本身無關。蟋蟀是受人豢養的外國大力士拳鬥家。略有聲名的無不受幾個大富豪的豢養。就是到各處賣藝也是受有錢人的指揮完全自動的。絕少日本人雖不敢公開的賭博。然大力士與柔道家受富豪貴族的豢養也。和西洋人一樣。錢以蟋蟀相比尤為妙喻。霍元甲道：原來外國會武藝的人是這般的人格。這般的身分。我若不是因他們太欺負我國人了。不服這口氣。無端找他們這種受人豢養供人驅使的大力士比賽。實不值得。已足見霍元甲人格之高尚而矯矯不羣之狀。躍然如見紙上。

彭庶白道：霍先生是何等胸襟何等氣魄的豪俠之士。完全為要替國人爭面子。纔荒時廢事的來上海找他們比賽。這一點不但我等自家人知道。就是外國略明白中國社會情形的人也都能知道。為國人爭面子他人常能諒其苦衷此是第一層意思。並且所比賽的是武藝。至於他們的人格如何身分如何與比武是沒有關係的。比武與身分人格無關此是第二層意思。德國大力士森棠與獅子比武。霍先生也祇當他們是獅子就得了。以獅為喻絕妙詞令令人忍俊不禁。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彭庶白接着說道：據敝友蕭君說明日訂條約的時候。霍先生這邊也得帶律師去。不知這律師

已經聘請了。沒有農勁蓀道。我們剛從張園回來。律師還不曾去聘。彭庶白問道。農先生有熟識的律師麼。農勁蓀道。沒有。彭庶白道。這種事原不必有熟識的律師。不過律師照例是有些敲竹槓的。看透一般律師熟律師比較容易說話。庶白在上海居住的時間略久。倒有熟識的律師這類替國人爭面子的事。庶白可以去找一個願盡義務的律師來。熱心農霍二人聽了都很高興。連說拜託。彭庶白道。庶白還認識幾個專練武藝的人。人品都很正直。並多是在上海住了多年的。他們不待說必也是景仰二位先生的。爲人的。我想介紹與二位先生見見。不知尊意怎樣。霍元甲喜笑道。我正苦此地的朋友太少。有彭先生給我們介紹。還不好嗎。此地專練武藝的朋友。我本來應該一到岸就去登門拜訪。無奈不知道姓名住處。不能前去拜會。就是彭先生。我們也應該先到府上奉看。難得先生倒先到這裏來。今日就勞神請介紹我們去拜那幾位朋友。何如呢。彭庶白略沉吟了一下。說道。用不着二位先生親勞步履。並且各人住的地址不在一方。今日辰光也不甚早了。庶白有一個辦法。雖然簡慢一點兒。但是很便當。我今晚七點鐘請農霍二先生並這位劉君到一枝香大菜館晚膳。將那幾個要介紹的朋友和熟識的律師都約到一枝香相見。我也不做虛套。不再發帖。相

請了。可稱得羣英大會

霍農二人因歡迎彭庶白介紹律師與專練武藝的朋友也就不甚謙辭。這

夜便由彭庶白介紹了六七個武術家。和在上海有些場面的紳士相見了。執律師業的也有幾個。席間彭庶白將霍農二人的歷史來意大略介紹了一番。農勁蓀接着把霍元甲的性情抱負。以及在天津逼走俄大力士。這番來找奧比音不遇。明日將與黑人孟康訂條約比賽的話。詳細演說了一遍。說得在座的人無不眉飛色舞。鼓掌稱贊。幾個當律師的都欣然願盡義務。但是祇用得着一個當下由幾個律師中推定了一個負責同去辦理。這交涉霍元甲問了各武術家的住處。準備日後拜訪。開開寫來一筆不苟次日早飯後。彭庶白特雇了兩乘

馬車。帶同那律師到客棧裏來。霍農劉三人正在客棧裏盼望。亞猛斯特朗住在徐家滙路。程很遠。農勁蓀叫茶房雇馬車。彭庶白攔住道。我特地雇兩乘馬車來。就是準備與三位分坐的。霍元甲笑道。這如何使得。彭庶白忙搶着說道。霍先生這種舉動。凡是中國人都應當盡力贊助。方不辜負霍先生這番替中國人爭面子的熱心。何況庶白是久已欽仰霍先生。農先生的人。又是素性歡喜武事的。將來叨教的日子。長望兩位先生以後不要對庶白存心客氣。寫得庶白高興之至霍元甲農勁蓀都是慷慨性質。見彭庶白一見如故。也就不故意客氣了。

客氣不得。當即五人分乘兩輛馬車，直向徐家匯奔來。

雇馬車一尋常事耳，娓娓寫來，盡情盡致，從知著者固一筆不苟者。

一會兒到了。

霍元甲看亞猛斯特朗的住宅，倒是一所三層樓規模很大的洋房。農勁蓀拿出自己，和霍元甲的名片，向門房說了來意。那門房似乎已受了他主人的吩咐，看了名片，並不說甚麼，也不先進裏面。通報隨即將五人請進一間很宏敞很精麗的客室，坐了。復向彭庶白等三人索名片，三人都拿了名片給他，纔轉身通告去了。寫得不一會就聽得有通電話的聲音。農勁蓀笑對霍元甲道：「這電話多半是通給律師和那孟康的。他說我們都已來了，請即刻到這裏來，不是通給律師是甚麼呢？」細霍元甲還不曾回答。亞猛斯特朗已出來了。賓主相見，農勁蓀替律師彭庶白介紹了。亞猛斯特朗道：「我們外國人和中國人角力的事，上海租界上還不曾有過。先例工部局不能領取執照，此刻尙不可知。鄙人已約了一個在巡捕房裏供職的朋友，到這裏來，大家討論討論。」以工部局爲詞，卽有推卸之意，外國人真不爽氣。農勁蓀道：「角力的事，在上海租界上雖沒有先例，然在各外國是普通常有的事。工部局沒有不許可的理由，並且孟康君昨日與英國大力士角力，工部局能許可，豈有霍君與孟康君角力便不許可的道理？無論章程法律皆不能因對人而有區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駁得妙。亞猛斯特朗道：「鄙人也希望工部

局。不。發。生。障。碍。農。勁。蓀。將。這。話。譯。給。霍。元。甲。聽。霍。元。甲。已。蘊。怒。說。道。豈。有。此。理。他。們。若。借。口。工。部。局。不。許。可。來。推。却。比。賽。我。決。不。能。承。認。工。部。局。應。有。這。無。理。的。舉。動。活。寫。霍。元。甲。是。一。直。性。男。子。那。律。師。笑。道。不。會。有。這。種。事。角。力。是。任。何。國。家。法。律。所。許。可。的。工。部。局。除。却。有。意。作。難。斷。無。不。發。執。照。的。道。理。心。平。氣。和。是。律。師。之。言。幾。人。正。這。們。談。論。忽。見。房。門。開。處。走。進。四。個。外。國。人。來。黑。人。孟。康。走。在。最。後。亞。猛。斯。特。朗。起。身。向。雙。方。介。紹。彼。此。相。見。自。有。一。番。應。酬。故。套。原。來。同。進。來。的。三。個。西。人。一。個。是。在。上。海。執。律。師。業。的。一。個。是。在。工。部。局。供。職。的。一。個。是。孟。康。的。朋。友。敘。得。明。白。相。見。已。畢。一。共。賓。主。十。人。分。兩。邊。圍。着。一。張。大。餐。台。坐。下。先。由。亞。猛。斯。特。朗。開。口。說。道。大。力。士。角。力。在。世。界。各。國。原。是。普。通。常。有。的。事。照。例。沒。有。多。少。條。約。磋。商。不。過。鄙。人。在。中。國。住。了。多。年。知。道。中。國。的。武。術。絕。對。不。與。各。國。的。武。術。相。同。常。有。極。毒。辣。的。方。法。祇。須。用。一。個。指。頭。就。能。斷。送。對。手。方。的。性。命。這。種。武。術。究。竟。是。很。危。險。的。外。國。大。力。士。角。力。差。不。多。有。一。定。的。方。法。從。沒。有。用。一。個。指。頭。便。能。斷。送。對。方。性。命。的。鄙。人。主。張。要。訂。的。條。約。就。是。爲。霍。君。是。中。國。有。名。望。的。武。術。家。他。的。方。法。必。也。是。很。毒。辣。的。孟。康。君。不。知。道。中。國。武。術。兩。下。角。力。起。來。應。該。有。一。種。限。制。纔。可。避。免。傷。害。性。命。的。危。險。不。知。霍。君。的。意。思。以。爲。怎。樣。表。面。上。何。嘗。不。言。之。成。理。實。則。一。派。游。詞。預。爲。

推卸之地不值識者一笑農勁蓀將這番言語譯給霍元甲聽了。霍元甲道：看他說應該有一種甚麼限制。霍元甲直性男子究竟是農勁蓀向亞猛斯特朗說了。亞猛斯特朗起身與孟康等四人低聲商議了好一

會。鬼鬼祟祟方回到原位說道：鄙人知道中國武術拳頭脚尖固然很厲害就是用頭撞用肩碰

都能撞碰死人。必如此何孟康君的意思要角力須限制霍君不許用拳。放不許用脚。放

不許用頭。放不許用肩。放肘也是用不得的。放指頭更不能伸直戳人。放霍君對

於這幾種限制能同意再議其他條約。一篇屁話可笑之至○不敢比則不比可矣何必迂迴其詞醜醜醜農勁蓀聽了這類毫無

理由的限制已是很氣忿了。但因角力的主體是霍元甲不能不對霍元甲翻譯就由他自

己駁覆。祇得照樣向霍元甲說了。霍元甲怒道：這也不能用那也不能用。照他這樣的限制

何不教我睡在地下不動聽憑他那大力士搥打呢。他既是這們怕打的大力士我就依了

他的限制他還是免不了。要另生枝節的。以霍元甲之直性人當之安得而不怒農爺對他說罷他不敢與我角

力祇說不角就得了。不用說這些替他們外國人丟臉的話。如并州剪如哀家梨農勁蓀氣忿不過也

就懶得客氣。照着霍元甲的意思高聲演說了一遍。祇說得幾個外國人都羞慚滿面沒一

個有話回答。若輩亦識羞耶霍元甲忿極了。立起身望着同來的四人道：走罷。像這種大力士不和

他比賽也罷了。是氣劉震聲彭庶白也同時立起身來亞猛斯特朗還勉強帶笑說請坐下

來慢慢商議農勁蓀和那律師都說孟康君既是存心畏懼還是不與霍君比賽的最妥當

幸孟康固冥頑不靈者不然何以爲情說話時霍元甲已頭也不回的大踏步走出去了五人仍回到客棧霍元

甲一肚皮沒好氣的當先走進棧房祇見茶房迎上來說道剛纔有個西崽來找霍老爺說

是從靜安寺路來的留了一封信在霍老爺房裏桌上與孟康比武事方作罷又將沃林處比武事

霍元甲回頭對農勁蓀道靜安寺路必是沃林我的運氣倒霉你瞧着罷一定也是和今天

一樣通知上必有種種留難氣憤已極失望已極應有此種猜想反跌下文邊說邊走進房一手就從桌上取了那封

信遞給農勁蓀不知信中寫些甚麼且俟下回再說

總評

胡九之於八人純以遊戲三昧出之而八人者已驚悸亡魂事既彌極詭譎之致而筆亦曲折以達正自旗鼓相當實爲說部中有數文字

前書正將叙及霍俊卿訂約比武事忽又岔入彭紀洲胡九二人之小傳斯蓋箸者故弄狡獪耳雖然不如是俠義英雄傳中之無數人物又何由一一登場耶箸者之狡獪

正箸者之苦心。讀者不可不知也。今則枝葉已去。似又將歸入本題矣。然以箸者行文之喜出奇兵。又安知其不另起波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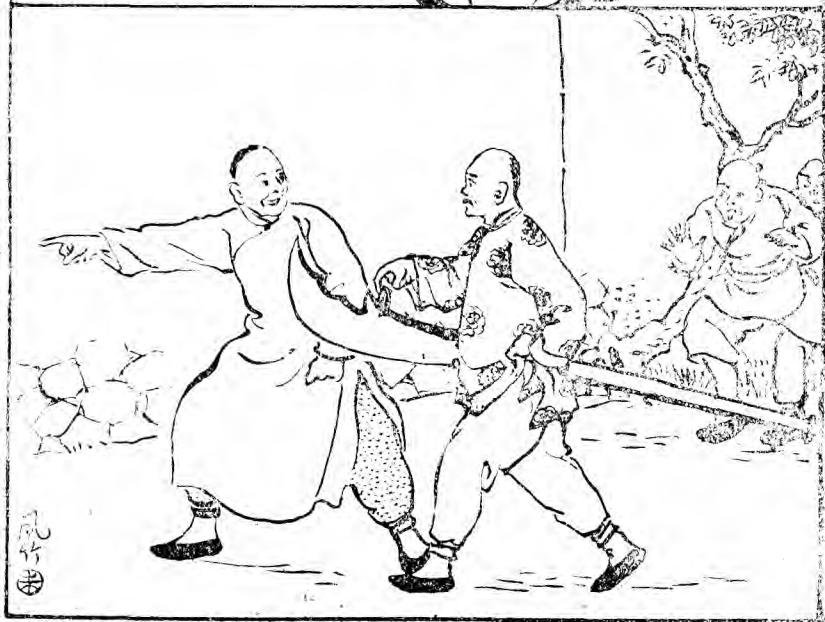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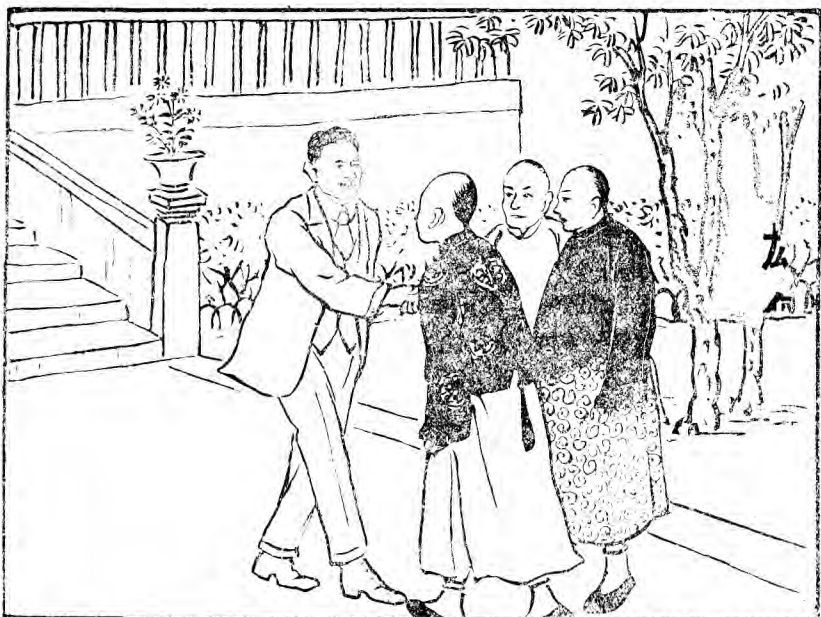
亞猛斯特朗者。荒儉耳。畏霍俊卿之神威。知孟康實非其敵也。不敢與之訂約。而又不欲明言。支吾掩飾。醜態百出。白人固夙稱天之驕子。矯矯然似不可侵犯者。至是而本來面目悉露矣。此一節事。箸者曲曲寫來。彌有風致。堪稱神來之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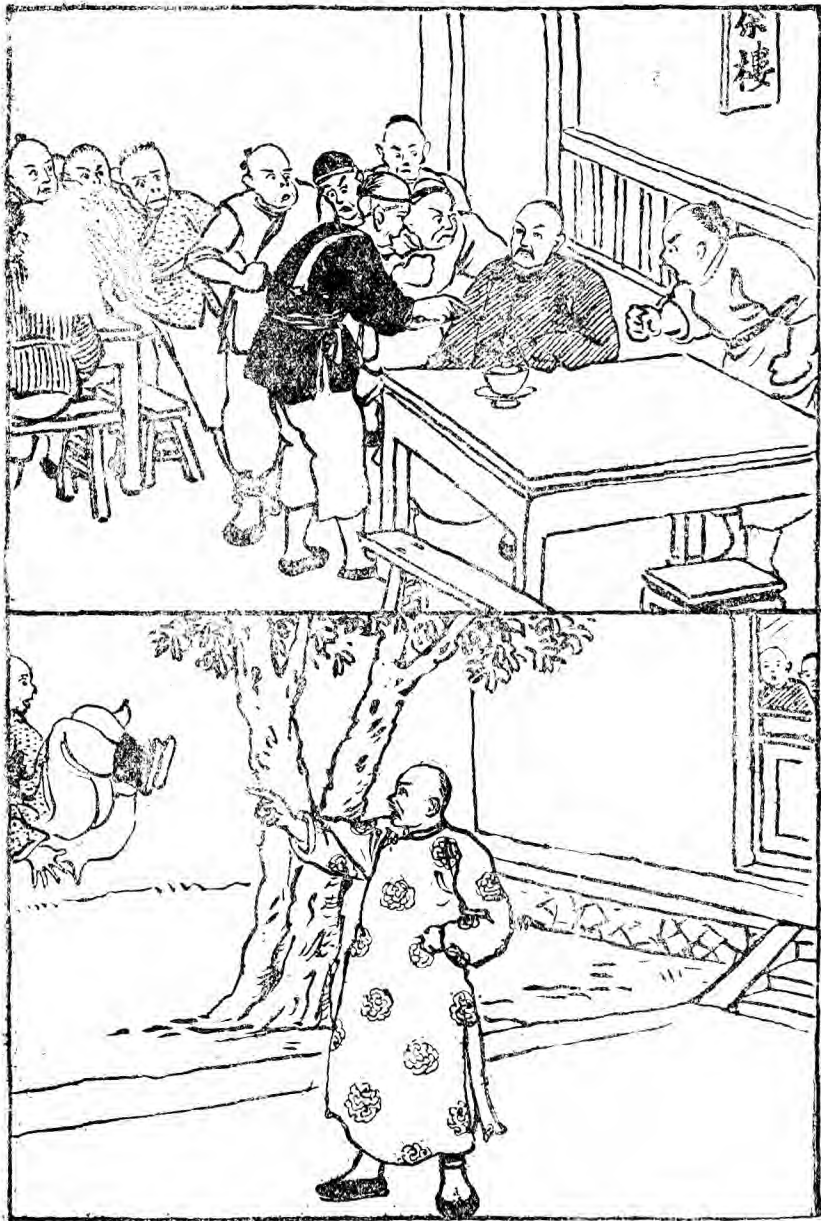
方寫與亞猛斯特朗訂約不成。卽接寫與沃林訂約事。此箸者故意欲於相犯處。仍筆筆求其不犯也。餘勇可賈。於此可見。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五十三回

霍元甲二次訪沃林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興趙茗狂評

第五十三回

霍元甲二次訪沃林

秦鶴岐八代傳家學

話說農勁蓀拆開那信看了一遍，笑道：「四爺恭喜你，信中說已得了奧比音的同意，約我們明天去他家裏談話。」霍元甲道：「我看這番又是十九靠不住的外國人無恥無賴的舉動，大概都差不多。」外國人之不值一錢已盡在霍元甲眼中宜有此言「今天的事不是昨日已經得了那孟康的同意嗎？雙方律師都到了場，臨時居然可以說出那些無理的限制來，祇聽那亞猛斯特朗所說我應允了他這些限制，再議其他條件的話，即可知我就條件答應他，他又得想出使我萬不能承認的條件來。」猜得「總而言之，那黑東西不敢和我較量，却又不肯示弱，親口說出不敢較量的話來，祇好節外生枝的想出種種難題，好由我說出不肯比較的話。」破的語「究竟奧比音有沒有和我較量的勇氣，不得而知。他本人真心願意與我較量，便沒有問題。若不然，一定是今日這般結果。」一點不差「較量不成，沒要緊，祇是害得我荒時廢事的從天津到這裏來，無

端在此地耽擱了這們多時間細想起來未免使人氣悶。

非特霍元甲氣悶一般讀者亦爲之氣悶煞

農勁蓀安慰

他道：四爺儘管放心。我看沃林雖也是一個狡猾商人，然奧比音決非孟康可比。奧比音的聲望本也遠在孟康之上，並且白人的性質與黑人不同，白人的性質多驕蹇自大，尤其是瞧不起黃色人，黑人受白人欺負慣了，就是對黃色人也沒有白人那種驕矜的氣餒。所以孟康對四爺還不免存了些畏怯之念。我料奧比音不至如此。

目光如炬○黑白兩種人之性質農勁蓀對之胸中雪亮故能言之成物

霍元甲歎道：但願他不至如此纔好。彭庶白不知道與沃林約了在此等候通知的事，聽不出霍農二人談話的原委。農勁蓀向他述了一遍，他便說道：沃林他既知道霍先生是特地從天津來找奧比音角力的，如果奧比音不願意，他何妨直截了當的回覆不角，並且奧比音已不在上海了。沃林尤其容易拒絕與其假意應允，又節外生枝的種種刁難，何如一口拒絕比賽的爲妙呢。

揆情度理之言

沃林信裏祇約霍先生明日去他家裏談話，我不便也跟着去。

明日這時分我再到這裏來，看與沃林談話的結果怎樣。

寫彭庶白十分熱心

說畢同着那律師作辭

去了。這夜霍元甲因着急沃林變卦，一夜不曾安睡。第二日早點後，即帶着劉震聲跟農勁蓀坐了馬車到沃林家來。沃林正在家中等候，見了農勁蓀，即道歉說道：這番使霍君等候

了好幾日。很對不起。鄙人爲霍君要與奧比音比賽的事。特地就到南洋走了一遭。將霍君的意思。向奧比音說了。徵求他的同意。尙好。他聞霍君的名。也很願意與霍君比賽。並很希望。能早來上海實行。無奈他去南洋的時候。已與人訂了條約。一時還不能自由動身。到上海來。不過比賽是確已決定。比賽了。鄙人昨日纔從南洋回來。所以請霍君來談。得此一席話。霍元甲之心安而讀者之心亦安。農勁蓀對霍元甲譯述了沃林的言語。霍元甲聽了。頓時笑逐顏開的問道。他不會說甚麼時候來比賽麼。活現躍躍欲試之狀。農勁蓀道。還不會說。且待和他談判。他既決定了比賽。比賽時期是好商量的。遂對沃林說道。奧比音君去南洋的條約。何時滿期。何時方能來上海。比賽已與沃林君說妥了。沒有呢。此數語直截了當。農勁蓀可稱外交能手。沃林道。鄙人前次已與霍君談過的。此刻已近年底了。鄙人的事務多。不能抽閒辦理。這比賽的事。明年一月內的日期。可聽憑霍君選擇。已有日期提出。談判更進一步。農勁蓀笑道。這話鄙人前次也曾說過的。陽歷一月。正是陰歷年底。霍君在天津經商。年底也是不能抽閒。我看比賽之期。既不能提早。就祇得索性遲到明年二月。不知奧比音君可能久等。不能提早。不如延遲。沃林躊躇了一會。說道。他本人原沒有擔任旁的職務。與人角力。或賣藝。本是他生平惟一的事業。教他多等些時。大約是不生問題的。不生問題。

最好農勁蓀將這話與霍元甲商量。霍元甲道：「既是教他多等些時，不生問題，那就好辦了。祇是我們是要回天津去的。此時若不與沃林將條約訂好，將來他有翻覆，我們豈不是一點兒對付的辦法也？沒有農勁蓀點頭道：「那是當然要趁此時交涉妥當的。」隨向沃林說道：「前次沃林君曾說，霍君與奧比音君比賽得賭賽銀子一萬兩。這種辦法，霍君也很歡迎，並願意雙方都拿出一萬兩銀子，交由雙方推舉的公正人管理。比賽結果誰勝了，誰去領那銀兩。關於這一層，不知奧比音君有無異議。」此亦比賽中要點之一，不可不詢問明白。沃林道：「鄙人已與奧比音君研究過了。他覺得一萬兩的數目過大了些，祇願賭賽五千兩。」又起波折，更見心細於髮，筆妙如環。農勁蓀笑道：「一萬兩的數目原是由沃林君提議出來的。霍君的志願祇在與奧比音大力士角力，並沒有賭賽銀兩的心思。因沃林君說出非賭賽銀兩不可的話，霍君為希望角力的事能於最近的時期實現，所以情願應允沃林君這種提議。於今奧比音君祇願賭賽五千兩，我想霍君是決不會在這上面固執的。」區區阿堵，在霍元甲當然不致固執成見，而在沃林出爾反爾，未免有喪信用。便與霍元甲商議。霍元甲道：「做事這們不爽利，真有些教人不耐煩。他說要賭一萬兩，我不能減價說賭五千。他於今又祇要賭五千，我自然不能勉強要賭一萬。賭一萬也好，賭五千也好。」爽利總求他趕緊把合同

訂。好。像。他。這。樣。說。話。沒。有。憑。準。我。實。在。有。些。害。怕。農。爺。要。記。得。訂。合。同。的。時。候。務。必。載。明。如。有。誰。逾。期。不。到。的。須。賠。償。損。失。費。銀。一。千。兩。對出爾反爾者不
得不預爲之防農。勁。蓀。點。頭。對。沃。林。說。道。霍。君。雖。沒。有。定。要。賭。賽。一。萬。兩。銀。子。的。心。不。過。因。沃。林。君。要。賭。賽。一。萬。兩。他。已。準。備。着。一。萬。兩。銀。子。在。這。裏。若。沃。林。君。願。踐。前。言。霍。君。是。非。常。希。望。的。如。定。要。減。少。做。五。千。兩。好。在。還。不。曾。訂。約。就。是。五。千。兩。也。使。得。但。是。霍。君。在。天。津。經。商。年。內。不。能。比。賽。是。得。仍。回。天。津。去。的。明。年。按。照。合。同。上。所。訂。日。期。再。到。上。海。來。是。這。般。一。來。一。往。時。間。上。金。錢。上。都。得。受。些。損。失。這。種。損。失。固。是。爲。角。力。所。不。能。不。受。不。過。萬。一。奧。比。音。君。不。按。照。合。同。上。所。定。的。日。期。來。上。海。以。致。角。力。的。事。不。能。實。行。那。麼。這。種。損。失。就。得。由。奧。比。音。君。負。賠。償。的。責。任。翻。轉。來。說。若。霍。君。逾。期。不。到。也。一。般。的。應。該。賠。償。奧。比。音。君。的。損。失。這。一。條。須。在。合。同。上。訂。明。白。明白
曉暢沃。林。也。笑。道。這。是。決。無。其。事。的。霍。君。既。提。出。這。條。來。合。同。是。雙。方。遵。守。的。就。訂。明。白。也。使。得。農。勁。蓀。道。霍。君。這。方。面。的。保。證。人。和。律。師。都。已。準。備。了。祇。看。沃。林。君。打。算。何。日。訂。立。合。同。鄙。人。與。霍。君。爲。這。事。已。在。這。裏。犧。牲。不。少。的。時。間。了。訂。合。同。的。日。期。要。求。愈。速。愈。妙。吾知讀者亦必
曰愈速愈妙沃。林。問。道。霍。君。的。保。證。人。是。租。界。內。的。殷。實。商。家。麼。農。勁。蓀。道。當。然。是。租。界。內。能。擔。保。一。萬。兩。銀。子。

以上的商家當下雙方又議論了一陣。纔議定第三日，在沃林家訂約比賽的時日也議定了。陰歷明年二月初十，因霍元甲恐怕正月應酬多，羈絆住身體，不能到上海來賠償損失費也。議定了數目是五百兩。霍元甲心裏至此纔稍稍的寬舒了。

比賽事至此始略有頭緒

三人從沃林

家回到客棧裏來。彭庶白已在客棧裏等候。見面迎着笑道：看霍先生面上的顏色，喜氣洋洋的樣子，想必今日與沃林談話的結果很好。農勁蓀笑道：你的眼睛倒不錯，竟被你看出來了。今日談話的結果，雖不能說很好，但也不是霍四爺所料的那們靠不住。隨即將談話的情形述了一遍。彭庶白道：沃林前次要賭賽一萬兩銀子的話，是有意是那們說着。恐嚇霍先生的及見霍先生不怕嚇一口，就應允他，有甚麼把握，敢賭賽這們多銀子。沃林心事為彭庶白

一語道得

恭喜霍先生。這回的比賽一定是名利雙收的了。霍元甲道：比賽沒有把握的話，我

不會說的。因為他奧比音並不會要求和我比賽。我既自覺沒有勝他的把握，何苦是這般

煩神費力的自討沒趣呢？若教我與中國大力士比賽，無論那大力士是甚麼樣的人，我也

不敢說有把握。對外國人確有這點兒自信力。一般外國人聞之當為愧煞所慮的就是後天臨時變卦，祇

要不變卦訂妥了。合同事情總可以說有幾成希望。雖係過慮却也實情彭庶白道：角力時應有限制。

的話。沃林曾說過。麼農勁蓀道。那却沒有。彭庶白道。今日他不會說。後日料不至說。外國人雖說狡猾。也沒有這們不顧面子的。霍先生放心好了。後日與沃林訂過了合同。還是就回天津去呢。還是再在此地盤桓些時呢。霍元甲道。我若不是爲要等候這沃林的。通知早已動身回去了。我在天津因做了一點小生意。經手的事情。原來很多。不是爲這種重大的事。決不能抽工夫。到這裏來。祇待後天合同訂好了。立刻便須回去。巴不得半日也不再停留。後天如不能將合同訂好。也決心不再上這東西的當了。總之過了後天。有船便走。寫霍元甲之事忙更足見其對於比武之心熱。彭庶白道。可惜這回與霍先生相見得遲了。還有一個老拳術家。不能介紹與霍先生會面。閒閒而入霍元甲連忙問道。老拳術家是誰。怎麼不能介紹會面。這人不在此地嗎。惺惺相惜神。情如繪。彭庶白道。這人祖居在上海。前夜我已請了他。想介紹與霍先生在一枝香會面。不料他家裏有事。不能出門。昨日我到他家。打算邀他。今日到這裏來看霍先生。無奈他的家事還不會了。仍是不能出來。這人姓秦。名鶴岐。原籍是山東人。移家到上海來。至今已經過九代了。不知道他家歷史的。都祇道他家是上海人。點明秦鶴岐家世籍貫。以下卽爲秦鶴岐傳矣。霍元甲登時現出欣喜的樣子。說道。秦鶴岐。麼這人現在上海嗎。彭庶白點頭道。先生認識他嗎。他從來住在

上海少有出門的時候。霍元甲笑道：「我不聽你提起他的名字，一時也想不到。我並不與他認識，不過我久已聞他的名。我在幾年前曾聽得一個河南朋友說過，因家父喜研究傷科，無論傷勢如何沉重，絕少治不好的。有一次有個河南人姓杜名毓泉的，來我家訪友，定要看看我霍家迷蹤藝的巧妙，不提防被我一脚踢斷了他一條腿。他自謂已經成了廢人，虧了家父盡心替他醫治，居然治好了，和沒有受過傷的一樣。他心裏不待說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偶然與我談論，現在傷科聖手據他說，在不曾遇見家父以前，他最欽佩的就是秦鶴岐。我問他秦鶴岐是何許人，他說：『是上海人，不但傷科的手段很高，便是武藝也了不得。我那時忘記問秦鶴岐住在上海甚麼地方，有多大年紀了。』後來我到天津做生意，所往來的多是生意場中的人，因此沒把秦鶴岐這名字擱在腦筋裏。到於今已事隔好幾年，了今日若不是有你提起，他來恐怕再過幾年，便是有人提起，我也想不起來了。」

未見其面已聞其名復以醫治

傷腿事爲之陪襯無非竭力爲秦鶴岐一寫

彭庶白笑道：「一點兒不錯，他是祖傳的傷科，他的傷科與武藝都是祖傳。」

一代一代的傳下來，傳到他手裏，已是第八代了。據他說，他家的武藝簡直一代不如一代。他祖傳的本是內家功夫，他的叔父的本領雖趕不上他祖父，然端起一隻茶杯，喝茶能隨。

意。用。嘴。唇。將。茶。杯。的。邊。舐。下。來。和。用。鋼。剪。子。剪。下。來。的。一。般。無。二。他。自。謂。趕。不。上。他。叔。父。祇。是。以。我。的。眼。睛。看。他。的。本。領。已。是。很。了。不。得。了。秦家世傳之武藝純從彭庶白口中道出寫得不蔓不支 霍元甲喜問道你見過他甚麼了不得的本領呢彭庶白道我親眼看見他做出來的武藝有幾次已是了不得而當時我不在場事後聽得人說的更有兩次很大的事上海知道的極多。以下由庶白口中敍出秦鶴岐之本領此小說中他敍法也 一次我與他同到一個俱樂部裏玩耍那俱樂部差不多全是安徽人組織的因

組織的份子當中有一半歡喜練武藝那俱樂部裏面遂置了許多兵器和砂袋石担之類的東西並有一塊半畝大小的草坪祇要是衣冠齊整的人會些武藝或是歡喜此道的都可以直到裏面練習素來的章程是這們的。寫得簡潔 這日我與秦鶴岐走進那草坪祇見已

有。二。三。十。個。人。在。草。坪。中。站。了。一。個。圈。子。好。像。是。看。人。練。把。式。春雲初展 我。固。是。生。性。歡。喜。這。東。

西。他。也。很。高。興。的。指。着。那。人。圈。子。向。我。說。道。祇。怕。是。來。了。一。個。好。手。在。那。裏。顯。功。夫。我。們。何。不。也。去。見。識。見。識。呢。我。說。那。些。看。的。人。看。了。興。頭。似。乎。不。淺。我。們。今。日。來。得。好。他。於。是。牽。了。我。的。手。走。到。那。圈。子。跟。前。春雲再展 不。看。猶。可。看。了。倒。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一。個。身。材。比。我。足。高。一。尺。足。大。一。倍。的。漢。子。一。手。擎。着。一。把。鐵。攔。大。砍。刀。盤。旋。如。飛。的。使。弄。着。那。把。刀。是。一。個。

同鄉武舉人家裏捐給俱樂部。的科舉時代練氣力的頭號大刀重一百二十五觔放在俱樂部將近一年了。俱樂部內喜武的人雖多却沒有一個人能使得動那把刀。那漢子居然能一隻手提起來使弄那種氣力自然也是可驚的了。此文章抑揚法也竭力寫此漢子即所以反跌下文當下秦鶴岐看了也對我點頭道。這東西的力量確是不錯你認識他是誰麼我說今日是初次纔看見不

認識是誰。我正和他說話的時候。那漢子已將大刀放下了。看的人多豎起大指頭對那漢子稱贊道。真是好氣力。這種好氣力的人不但上海地方沒有。恐怕全國也是數一數二的人。

確是一般騰熱鬧者之聲口那漢子得意揚揚的說道。這刀我還嫌輕了。顯不出我全身的力量來。我再走一趟給你們看看。再來一趟寫此漢子得意之至圍着看的人不約而同的拍掌口裏一疊連聲的喊

歡迎。秦鶴岐也笑嘻嘻的跟着喊歡迎。那漢子剝了上身的衣服露出半截肌肉暴起的身體走了一趟。並踢了幾下彈腿。却沒有甚了不得的地方。純是賣弄蠻力祇是看的人吼着叫好。吼

的那漢子忘乎所以。然了一面做着手勢。一面演說。這一手有多重的力量。如何的厲害。

得人誇讚便爾得意忘形即知其併無真本領我聽了已覺得太粗俗無味了。向一個俱樂部裏的人打聽他的來歷。纔

知他也是我們安徽人。姓魏名國雄。曾在第七師當過連長。到處仗着武藝逞強。沒有遇過

對。手。我。因。這。魏。國。雄。談。吐。太。粗。俗。無。味。了。拳。脚。又。並。不。高。明。僅。有。幾。筋。蠻。力。已。顯。露。過。了。懶。

得。多。看。拉。了。秦。鶴。岐。的。手。待。去。找。一。個。朋。友。談。話。故意作一頓筆忽。聽。得。他。高。聲。說。道。有。些。人。說。好。

武。藝。不。必。氣。力。大。氣。力。大。的。武。藝。必。不。好。這。話。完。全。是。狗。屁。祇。要。真。個。氣。力。大。一。成。本。領。足。

敵。人。家。十。成。本。領。我。生。成。的。氣。力。大。僅。從。師。練。了。一。年。武。藝。南。北。各。省。都。走。過。有。名。的。拳。教。

師。也。不。知。被。我。打。倒。了。多。少。說。時。手。舞。足。蹈。目。空。一。切。的。樣。子。活畫出一好說大話得意忘形之粗漢來使。人。看。了。

又。好。氣。又。好。笑。當。時。在。場。的。也。有。幾。個。練。了。多。年。武。藝。的。雖。聽。了。這。話。面。子。上。也。很。表。示。不。

以。爲。然。的。神。氣。但。是。都。存。心。畏。懼。魏。國。雄。的。氣。力。太。大。不。敢。出。頭。嘗。試。此之謂敢怒而不敢言那。知。道。

秦。鶴。岐。是。最。不。服。人。誇。口。的。已。提。步。要。走。了。忽。轉。身。撇。開。我。的。手。轉得疾走得妙走。進。圈。子。向。魏。國。

雄。劈。頭。問。道。你。走。南。北。各。省。打。倒。多。少。有。名。的。拳。教。師。究。竟。你。打。倒。的。是。那。幾。個。請。你。說。幾。

個。姓。名。給。大。家。聽。聽。既。是。有。名。的。我。們。大。家。總。應。該。知。道。字字有力一句緊逼一句魏。國。雄。想。不。到。有。人。

這。般。來。質。問。祇。急。得。圓。睜。着。兩。眼。望。着。秦。鶴。岐。半。晌。纔。說。道。我。打。倒。的。自。然。有。人。不。與。你。相。

干。要。你。來。問。我。做。甚。麼。我。又。不。曾。說。打。倒。了。你。一派支吾之詞可笑又復可嘆秦。鶴。岐。笑。道。話。不。能。這。們。說。你。

祇。說。打。倒。了。南。北。各。省。多。少。有。名。的。拳。教。師。又。不。說。出。被。打。倒。的。姓。名。來。好。像。南。北。各。省。有。

名的拳教師都被你打倒了似的區區在南北各省中却可稱得起半個有名的拳教師。這話不說出來便罷說出來我的面子上很覺有些難爲情若不出來向你問個明白在場看熱鬧的人說不定都要疑心我也曾被你打倒過我並不是有意要挑你的眼說明了纔免得大家誤會我這個拳教師是不承認你能打得倒的不但我自己一個不承認並且我知道我江蘇全省有名的拳教師沒一個曾被你打倒過你果是曾打倒過的快些把姓名說出來。雖爲詰責之詞却仍筆筆俱到秦鶴岐這般說那些面子上表示不以爲然的人也都氣壯心雄起來了也有問他到山東打倒了誰的也有問他到安徽打倒了誰的這個一言那個一語問得魏國雄委實有些窘急了。打落水狗爲現今社會中最普通之現象寫來令人發笑舉起兩手連向左右搖着說道你們不要以爲我這話是吹牛皮的我打倒過的人姓名我自然知道不過我不能破壞人家名譽便不能說出他們的姓名來你們不相信的儘管來試兩手。遁詞吾知其所窮說畢對秦鶴岐抱了抱拳說道請教尊姓大名秦鶴岐笑道好在你不肯破壞人家的名譽就把姓名說給你聽也不要緊便是被你打倒了喜得你不至對人宣佈你是想打倒我麼要打得純以嘻笑出之更使魏國

雄難堪

話不曾說完魏國雄有一個同來玩的朋友看了這情形不對連忙出來調和想將魏

國雄拉出來。魏國雄仗着那一身比牛還大的氣力，看秦鶴岐的身材，又不高大，有些文人，氣概不像一個會武藝的人，已存了個輕視的心。那裏肯就是這們受了一頓羞辱出去呢。

不度德不量力，欲不敗又安得。

一手把那朋友推得幾乎跌了一跤，說道：「我出世以來，沒受人欺負過，那怕就

把性命拚了，也得試兩下，說到這裏，已惡狠狠的舉拳向秦鶴岐面上一晃，跟着一抬右腿，

便對準秦鶴岐的下陰踢來。

來也來得疾，寫也寫得疾。

我這時目不轉睛的，看着祇見秦鶴岐並不躲閃，

迎上去，祇將左臂略蕩了一蕩，碰在他腳上，就和提起來，拋擲過去的一般。魏國雄的高大身體，已騰空從看的人頭頂上拋過去，一丈五六尺遠，近纔跌落下來，祇跌得他半晌動不

得。輕描淡寫之至，魏國雄太不中用。

秦鶴岐跑過去，把他拉起來，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的姓叫做秦鶴岐，

你以後對人就說秦鶴岐，被你打倒了，也使得。」

極調笑之能，事然而虐矣。

魏國雄羞得兩臉如潑了鮮血，

一言不發的，擄起剝下的衣服，就跑。跑遲矣。魏國雄既留在草坪中的那把大刀，依然橫在

青草裏，本是魏國雄拿到草坪裏去的。於今魏國雄走了，誰有這力量，能將那刀移回原

處呢。

故意作一跌筆，用以反襯下文，由知箸者固喜以文爲戲者。

當時就有一個常住在俱樂部裏的同鄉，笑對秦鶴岐道：「秦

先生把魏國雄打走了，這把大刀非秦先生負責搬回原處去。我們平日四個人扛這把刀，

還累得氣喘氣急。秦先生能將魏國雄打倒，力量總比魏國雄大些。難之歎抑 推重之歎秦鶴岐笑道：

我却沒有他。那們大的蠻力，不過這刀也祇有一百多筋，不見得就移不動。旋說旋走近，大

刀彎腰用一個中指勾住刀柄上頭的鐵環，往上一提便起來了。問那同鄉的要安放何處？

同一舉刀寫秦鶴岐僅用一指便與魏國雄之手法不同文字極變幻之致那人故意羈延時刻，一面在前引着走，一面不住的回頭和

秦鶴岐說話，以為一個指頭勾住的決不能持久。此入亦太惡作劇然 非能知秦鶴岐者誰知秦鶴岐一點兒沒

露出吃力的樣子，從容放歸原處。真從容這兩件事是我親眼看見的。霍元甲連連點頭稱贊

道：祇就這兩事看起來，已非大好手，幹不了。不是魏國雄難勝，難在打的這們爽利。不是內

家功夫決打不到這們脆，就是中指提大刀也是內家功夫。魏國雄的氣力雖大，然教他用

一個指頭勾起來，是做不到的。一聽便知是內家功 夫霍元甲畢竟不凡彭庶白道：惟英雄能識英雄。這話果然不

錯。我曾將這兩事說給也是有武藝的人聽，他們都不相信。說我替秦鶴岐吹牛皮，他們說

秦鶴岐的手既沒打到魏國雄的身上，又不曾抓住魏國雄的脚，祇手膀子在魏國雄脚上

蕩了一蕩，如何能將身材高大的魏國雄蕩的騰空跌到一丈五六尺遠近呢？非深諳武藝門徑者不能識其

巧妙其不信也固宜我也懶得和他們爭辨。霍先生的學問畢竟不同，所以一聽便知道是內家功夫。霍

元甲笑道。這算得甚麼。你會聽他說過他家功夫的來歷麼。彭庶白搖頭道。我祇知道他是八代的祖傳。他八代祖傳自何人。倒不曾聽他說過。有知有不知。方合旁人身。分且爲後文預留地步。他家原來住在浦東。雖是世代不絕的傳着。了不得的武藝。然因家教甚嚴。絕對不許子弟拿着武藝到外邊炫耀。及行兇打架。就是傷科也祇能與人行方便。不許借着斂錢。秦家家教真好。所以便是住居浦東的人。多祇聽說秦家子弟的武藝好。究竟好到怎樣。附近鄰居的人都不知道。直到秦鶴岐手裏纔在浦東顯過一次本領。那次的事。至今浦東人能說得出的尙多。隨手又出一事接筭得緊。那時浦東有一個茶樓。招牌叫做望江樓。是沙船幫裏的人合股開設的。沙船幫裏無論發生了甚麼問題。祇要不是屬於個人的照例。都在那望江樓會議。船幫不會議的時候。賣客茶遇有會議。就停止客茶不賣。看清是這般營業。已有好幾年了。因爲上茶樓喝茶的。早起爲多。而船幫會議多在下午。所以幾年也沒有時間上發生過衝突。看清秦鶴岐在浦東生長二十多年。竟不知道那望江樓是船幫中人開設的。這日下午他在外邊閑逛。忽然高興走上那茶樓喝茶。這時茶樓上還有幾個喝茶的客。他纔坐了一會。那幾個客都漸漸的走了。祇剩下他一個人。筆勢轉緊他正覺的沒有興味。也待起身走了。又作一挫忽聽得梯子聲響。彷彿有好

多人的腳聲。他祇道是上樓喝茶的客。回頭望樓口。果然接連上來了四五十個人。看得都是些駕船的模樣。疾轉妙妙此四五十人果何爲乎來哉他想必是新到了一大片的船。也沒作理會。仍舊

從容喝茶。隨卽就有一個堂倌過來說道。請客人讓一讓座頭。我們這裏就要議話。此安迪美敦書

也。秦鶴岐既不知道那茶樓的內容。陡然聽了讓座頭的話。自然很覺的詫異。反質問那堂

倌道。甚麼話。我的茶還沒喝了。你怎麼能教我讓座頭給人。你們做買賣是這般不講情理

的嗎。理直氣壯如聞其聲那堂倌道。客人不是外路人。應該知道我們這裏的規矩。我們這茶樓是船

幫開的。照例船幫裏議話。都在這樓上議話的時候。是不能賣客茶的。此刻正要議話了。秦

鶴岐生氣道。既是議話不能賣客茶。你們便不應該賣茶給我。既賣了給我。收了我的錢。就

得由我將茶喝了。不能由你們教我讓座頭。若定要我讓也。使得祇須你老闆親自來說個

道理給我聽。有理之至堂倌道。老闆不在店裏。就是老闆回來。也是要請客人讓的。堂倌正在與

秦鶴岐交涉。那上樓的四五十個駕船模樣的人。原已就幾張桌子圍坐好了的。至此便有

幾個年輕的走過來。大模大樣的向堂倌說道。祇他一個人那裏用得着和他多說。看收了

他多少茶錢。退還給他。教他走便了。疾轉直下觀此似是而非之言卽知若輩平日之橫堂倌還沒有答應。秦鶴岐如何

受得起。那般嘴臉已帶怒說道：誰要你退錢？你收下去的錢，可以退我喝下去的茶，不能退你們。定要我走，立刻把招牌摘下來。我便沒得話說。惡聲至必反之這句話却犯了船幫中人的忌諱，拍着桌子罵他，放屁船幫仗着人多勢大，也有些欺負秦鶴岐的心思，以爲大家對他做出些兇惡樣子來，必能將他嚇跑。仗勢欺人終有失敗之日，觀下文即知那知道這回遇錯人了，秦鶴岐竟毫不畏懼，也拍着桌子對罵起來。年輕的性躁些，見秦鶴岐拍桌對罵，祇氣得伸手來抓秦鶴岐。秦鶴岐坐着連身都沒起，祇伸手在那人腰眼裏捏了一下。那人登時立腳不穩，軟癱了。下去仰面朝天的，躺在樓板上，就和死了的人一樣。何其好整以暇耶那些駕船的見秦鶴岐打死人了，大家一擁包圍上來，有動手要打的，有伸手要抓的。寫得亂糟糟一團神情如繪秦鶴岐這時不能坐着不動了，但又不能下重手打那些人，因爲真個把那些人打傷了，也是脫不了干係的。待不打罷，就勉不了要受那些人的亂打。煞費躊躇祇得一個腰眼上捏一把，頃刻將四五十個人都照第一個的樣，捏翻在地，橫七豎八的，躺滿了一茶樓。從輕發落把幾個堂倌嚇的不知所措，喜得茶樓老闆不前不後的在這時候回來了。堂倌將情形說給他聽，好在那老闆是個老走江湖的人，知道這是用點穴的方法，點昏了，並不是遭了人命。連忙走上樓看秦鶴岐的衣

冠齊整氣宇不凡一望就料定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即帶笑拱手說道：「我因有事出門去了，夥計們不懂事，出言無狀，得罪了少爺，求少爺高抬貴手，將他們救醒來。我在這裏賠罪了。」說罷就地一揖。

老闊尙能識人，不愧是老走江湖者。

秦鶴岐問道：「你是這裏的老闊麼？」老闊答道：「這茶樓生

意暫時是由我經手在這裏做一般人都稱我老闊，其實並不是我一個人。老闊這茶樓是夥計生意，不過我出的本錢比他們多些話，雖如此，祇是生意是我經手，夥計們得罪了

少爺，就是我得罪了少爺，求少爺大度包涵罷。」

說得委婉曲折之至，蓋秦鶴岐神威有以懾之矣。

秦鶴岐剛待開口，樓梯

響處，接連又走上十多個人來看這十多個人，當中竟有大半是秦鶴岐素來認識的本地紳耆。原來有一個精幹些兒的堂倌，料想打翻了這們多人在樓上這亂子，一定是要鬧大的。也來不及等老闊回來，匆匆溜出門跑到本地幾個出頭露面的紳耆家裏，如此這般的投訴一遍，求那些紳耆趕緊到望江樓來。那些紳耆都沒想到是秦鶴岐幹的玩意，以為若真個鬧出了四五十條命案，這還了得。因此急忙邀集了十多個紳耆一路奔望江樓來。

寫來無一漏筆。

其中多半認識秦鶴岐的上樓一看，老闊與秦鶴岐同站在許多死人中間，樓上並

沒有第三個人都失聲叫哎喲，問道：「兇手呢？已放他逃跑了嗎？」

半明半昧，問得有趣。

秦鶴岐接聲答道：

兇手。便是我有諸位大紳耆來了。最好請你們將我這個兇手細起來送官罷。挺身自承 答得爽利衆

紳耆不由得詫異起來。有兩個和秦家有交誼的。便向秦鶴岐問原因。問明之後。自然都責駕船的不應該倚仗人多欺負單身客人。要秦鶴岐救醒轉來。再向秦鶴岐謝罪。這件事傳

播得最遠。當時浦東簡直是婦孺皆知。一筆收住 簡潔之至霍元甲道。真了不得。有這種人物在上海。

我又已經到上海來了。不知道便罷。知道了豈可不去拜他。你說他因家裏有事不能出來。

我邀你同去他家裏拜他。使得麼。得使彭庶白道。霍先生高興去。我當然奉陪。這幾日他在

家中不至出外。隨時皆可以去得。霍元甲回頭問農勁蓀道。我打算後天不論合同訂妥與

否。得動身回天津去。明天須去邀保證人和律師。趁今日這時候還早。我們同去訪訪這位

秦先生好麼。農勁蓀笑道。四爺便不說我也。是這般打算了。這種人物既有彭君介紹。豈可

不去瞻仰瞻仰。農勁蓀之與霍元甲可謂相得益彰於是霍農二人帶着劉震聲。跟彭庶白同乘車向秦鶴岐家

進發。此時秦鶴岐住在戈登路。車行迅速。沒多一會工夫就到了。霍元甲看大門的牆上懸

掛着一塊九世傷科秦鶴岐的銅招牌。細房屋是西洋式的。門前一道矮牆。約有五尺多

高。兩扇花格鐵門。關着在門外能看見門內。是一個小小的丹墀。種了不幾色花木。在內。更細

祇見彭庶白伸手將鐵門上的電鈴輕按了一下。卽時有個當差模樣的人走來拉開了門。喊了一聲彭大少爺。彭庶白問道。你老爺在家麼。當差的道。有客來了。正在客房裏談話。彭庶白問道。是熟客嗎。還是來診病的呢。當差的搖頭道。不是熟客。也不像是來診病的。此客是誰

試一猜之說時望了望霍元甲等三人。問彭庶白道。這三位是來會我家老爺的麼。要不要我去通報呢。彭庶白道。用不着你去通報。說罷引霍元甲等走進客房。霍元甲留神看這客房很宏敞。一個寬袍大袖的人正在面朝裏邊演把式。此是誰一個身材瘦小神氣很精幹的漢子拱手立在房角上聚精會神的觀看。此又是誰彭庶白回頭低聲對霍元甲道。演手法的就是一個。語

點出秦鶴岐十分有力秦鶴岐似乎已聽得了忙收住手勢回身一眼看見彭庶白背後立着三個氣宇非凡的人物彷彿已知道是霍元甲了。連忙向三人拱手對彭庶白道。你帶了客來。怎麼不說。又使我現醜。又使我怠慢貴客。彭庶白這纔爲霍元甲三人一一介紹。開開寫來神情如繪秦鶴岐指着那旁觀的漢子向三人道。諸位認識他麼。他是南北馳名的開口跳。賽活猴好一身武藝。我聞他的大名已很久了。今日纔得會面。原來是他失敬失敬賽活猴過來與彭庶白四人見禮。秦鶴岐也替四人介紹了。彼此都說了一陣久聞久仰的客氣話。賓主方各就坐。霍元甲先

開口向秦鶴岐說道。幾年前在靖海家鄉地方不曾出門的時候。就聽得河南朋友杜毓泉談起秦先生的內家功夫了得。更是治傷聖手。已是很欽仰的了。這回遇見庶白大哥。聽他談了秦先生許多驚人的故事。更使我心心念念的非來拜訪不可。秦鶴岐笑道。霍先生上了庶白的當了。庶白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隨時隨地都替我揄揚。那些話是靠不住的。常尋

寒暄亦自嫵媚
有致能手也

秦鶴岐說到這裏。霍元甲正待回答。賽活猴已立起身來說道。難得今日幸會了幾位蓋世的英雄。原想多多領教的。無奈我的俗事太多。祇得改日再到諸位英雄府上敬求指教。說罷向各人一一拱手告別。秦鶴岐也不強留。卽送他出來。霍元甲等也跟着送了幾步。因這客室有玻璃門。朝着前院。四人遂從玻璃門對外面望着。本來是無意探望。甚麼的。却想不到看出把戲來了。有好把戲卽
有好文章祇見賽活猴側着身體在前走。秦鶴岐跟在他背後送。賽活猴走幾步又回頭拱手阻止。秦鶴岐也拱手相還。接連阻止了兩次。第三次賽活猴已走到了塔基的緣邊。復回頭拱了拱手。乘秦鶴岐不留意。猛將兩手向秦鶴岐兩肋插下。說時遲那時快。秦鶴岐毫不着意的樣子。雙手仍是打拱手的架勢。向上一。一起已經將賽活猴兩手挽在自己肘下。身體跟着懸空起來。就聽得秦鶴岐帶着嘲笑。

的聲音說道。你今日幸虧遇的是我。換一個人說不定。要上你的當。又幸虧你遇的是今日的我。若在十年前說不定。你也得上我一個小當。須知暗箭傷人。不是好漢。去罷。罷字未說了。賽活猴已騰空跌出鐵花格大門以外去了。

寫得秦鶴岐從容之至。賽活猴不堪之至。兩兩映照。煞是好看。○凡此種種均從旁觀者眼中看出妙妙。

元甲看了。情不自禁的喝了一聲好。秦鶴岐掉頭見霍元甲在玻璃門裏窺探。連忙帶笑拱手道。見笑。方家那值得喝。好隨說隨轉身回到客室裏來。連眼角也不向大門外望望。賽活猴。

越寫秦鶴岐之落落大方。越見賽活猴之人物猥瑣。

走進客室。卽對霍元甲說道。這算得甚麼人物。他來訪我要看我的。

功夫自己又不做。功夫給我。看我請他指教。幾手他又裝模做樣的說。甚麼不敢不敢。我客客氣氣的把他當一個人送他出去。他倒不受抬舉了。並且這東西居心陰險。一動手就下毒手。我一則因有貴客在這裏。沒心情和他糾纏。二則因我近年來閱世稍深。心氣比較幾年前和平了。不然祇怕要對不起他。

如此發落。真是便宜之至。

彭庶白笑道。這東西照上海話說起來。便

是一個不識相的人。你已做功夫給他看了。難道連功夫深淺都看不明白嗎。霍元甲也笑道。他若看得出功夫深淺。也不在這裏獻醜了。看他動手的情形。是個略懂外家功夫的脚色。如何能看得出秦先生的內家功夫呢。

何者是內家功夫。何者是外家功夫。霍元甲固一目了然。

秦鶴岐謙遜道。見笑。

見笑。像我這樣毛手毛腳，真辱沒家功夫。四個字了。秦鶴岐說話時，喜做手勢。霍元甲無意中看見他左手掌上有一道橫紋，這種橫紋一落內行的眼，便看得出是刀傷痕。眼快裏登時有些懷疑，忍不住問道：「秦先生左掌上怎的有這們一道痕呢？」因此一問，又帶出下文許多事實。秦鶴岐見問，即望着自己的左掌，還沒有回答。彭庶白已搶着說道：「他這一道痕，却有一段很名譽，又很驚人的歷史在內。」霍先生聽了一定也要稱道的。不遑由秦鶴岐回答，而由彭庶白從旁代答，妙。秦鶴岐笑叱彭庶白道：「你還在這裏替我瞎吹，有甚麼很名譽很驚人的歷史？你要知道，真菩薩面前是不能燒假香的。」霍元甲道：「兄弟是個生性粗魯的人，全不知道客氣。秦先生也不要和我客氣，纔好。」秦鶴岐道：「提起這道痕，雖說不到有甚麼名譽，也沒有甚麼驚人的地方，祇是在我本人一生，倒是留下這一個永遠的紀念。就到臨死時候，這紀念也不至磨滅。」霍先生是「我同道中人」，不妨談談，也可使霍先生知道租界上並不是完全安樂之土。我一條性命險些兒斷送在這一道痕裏面了。說得鄭重之至，更見此事之非尋常。這事到於今八年了。那時寒舍因祖遺的產業，一家人勉強可以溫飽，祇爲我手頭略散漫了些兒外邊，有一班人看了，便不免有些眼紅。會託人示意，我教我拿出幾千塊錢來，結交他們。轉錯我念頭我不是不捨得幾千塊錢，祇是要我

拿出錢來結交。除了確是英雄豪傑。我本心甘願結交的。便罷。一班不相干的人。敲竹槓也似的。要我幾千塊錢。我若真個給了他們。面子上好像太過不去了。侃侃數言
英雄氣概霍元甲道。那是自然。是這般平白無故的拿錢給人。就是有百萬千萬的產業也填不了那些無底的慾壑。不知秦鶴岐說出些甚麼歷史來。且俟下回再說。

總評

寫比武事。煞費周折。始將合同訂成。誠極千迴百折之妙。而讀者至是。亦可爲之心安。知比武瞬將實行。復有如火如荼之文字。烘現眼前矣。

白人驕矜。黑人卑怯。其性質固迥不相同。而對黃色人之觀念。自亦大相逕庭。卓哉勁孫。竟能洞若觀火。誠不愧爲熟悉洋務之一人才也。

前文在霍元甲將欲與奧比音比武時。忽岔入吳振楚傳。及欲與孟康比武時。又岔入彭紀洲傳。致比武事二次無端擱起。令人悶煞急煞。今合同方訂成。而秦鶴岐傳又從中岔入矣。此蓋作者狡獪故技。愈令讀者聚精會神。亟欲一讀其比武正文耳。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五十四回

殺強盜掌心留紀念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興趙茗狂評

第五十四回

殺強盜掌心留紀念

成絕藝肺部顯傷痕

話說秦鶴岐聽了霍元甲的話，卽點頭答道：「上海的流氓痞棍，可以說得不能數計。若無端來敲我的竹槓，我便答應了他們。以後還能在上海安身嗎？」在上海居住確有此等情形我當時祇得一口回絕了。來示意的人，誰知禍根就伏在這時候了。那班東西見我不肯出錢，便四處放謠言，要與我爲難。流氓本色當時也有些朋友勸我隨意拿出一點兒錢來敷衍那班東西的面子，免得爲小失大。當真鬧出亂子來，追悔不及。雖忒胆小却是好意三位和我是初交，不知道我的性格。庶白是知道的，我並不是生性歡喜算小的人。若他們的話說的中聽，我未嘗不可通融。祇是他們顯得喫得住我的樣子，那怕要我拿出一文錢，我也不甘心。因此遂不聽朋友的勸。軟吃不吃硬是英雄本色這是那年六月間的事。看看已快近中秋節了。那班東西大約是節關需錢使用，打聽得舍間存有二三千塊錢的現洋，就集合了三四十個兇暴之徒，其中也有十來個會些。

武藝的半夜乘我不防備撬開門偷進舍間來他們原打算是文進武出的

文進武出主意原好可惜不易辦到

我平日本來歡喜獨宿在熱天尤不願和敵內同睡那夜九點鐘的時候我因做了一會功

課覺得有些疲乏了上床安歇但是透明的月色照在房中

點明月色

使我再也睡不着翻來覆

去的到十一點鐘剛要朦朧入睡猛聽得房門呀的一聲開了我立時驚醒轉來暗想房門

是門好了的外面如何能開呢

先寫耳中所聞

一睜眼就看見月光之下有幾個人躡手躡腳的向

床前走來手中並帶了兵器

次寫目中

我所見我知道不好翻身坐了起來

寫秦鶴岐已有準備○一瞭望間寫得絕有程序箸者的是能手

首先進門的那東西真可以他隔着帳門並不看見我祇聽我翻身坐起就知道我坐的方

向猛然一鎗朝着我的肚皮戳來鎗尖鋒利帳門被戳了一個透明窟窿

流氓本領也真不弱然非爾又安足見秦鶴岐

之幸得有帳門隔住了我這們一起手將鎗尖接過來順勢一牽他來勢過猛不提防我把

他的鎗尖接住了祇牽得他撲地一跤跌倒在床前

獅子搏兔安用全力

我順勢溜下床緣一脚點在

他背上那時他既下毒手要我的性命我也就顧不得他的性命了脚尖下去祇哇的叫了

一聲就蹣了辮子

了結

第二個跟上來的見我打翻了第一個乘我不會站起劈頭一單刀

剝下

來勢不弱

我既未站起便來不及躲閃並且也沒看仔細是一把單刀祇得將左手向上一

格。那。刀。已。奪。在。我。手。中。了。真神妙想。不。到。那。東。西。倒。是。一。個。行。家。見。單。刀。被。我。奪。住。就。隨。手。往。懷。中。一。拖。經。他。這。一。拖。我。手。掌。却。吃。不。住。了。不。過。當。時。也。不。覺。着。怎。樣。祇。覺。胸。頭。冒。火。也。趁。他。往。懷。中。那。一。拖。的。勢。踏。進。去。右。手。便。將。他。下。陰。撩。住。連。他。的。小。腸。都。拉。了。出。來。一。聲。不。響。的。倒。地。死。了。一。來。一。往。寫。得。煞。是。好。看。令。人。如。賭。其。狀。○。又。了。結。一。個。第。三。個。上。來。的。使。一。條。齊。眉。短。棍。來。勢。並。不。甚。兇。狠。奈。我。因。左。手。受。了。傷。弄。發。了。我。的。火。性。來。的。那。東。西。身。材。又。矮。我。迎。頭。一。拳。下。去。不。容。他。有。工。夫。躲。閃。已。腦。漿。迸。裂。的。死。了。易。如。拉。朽。摧。枯。再。了。結。一。個。一。連。打。死。了。三。個。我。的。心。不。由。得。軟。了。暗。想。走。在。前。面。的。三。個。本。領。尙。且。不。過。如。此。在。後。面。的。也。可。想。而。知。他。們。並。沒。有。劫。去。我。甚。麼。貴。重。東。西。與。我。有。何。仇。怨。何。必。傷。他。們。的。性。命。於。是。就。存。心。祇。要。他。們。不。下。毒。手。打。我。我。決。不。下。毒。手。傷。他。們。此。一。念。也。可。以。登。仙。可。以。化。佛。可。憐。那。些。東。西。那。有。下。毒。手。的。能。耐。見。我。已。打。死。了。三。個。覺。舍。間。的。人。都。已。驚。醒。起。來。了。祇。慌。得。一。窩。蜂。的。往。外。逃。跑。不。逃。何。待。各。人。手。中。的。兵。器。都。攢。在。舍。間。不。敢。帶。着。逃。跑。恐。怕。在。路。上。被。巡。捕。看。見。了。盤。詰。賠。了。夫。人。又。折。兵。我。也。懶。得。追。趕。連。忙。打。發。人。去。捕。房。報。案。捕。房。西。人。來。查。勘。詳。細。問。了。我。動。手。的。情。形。似。乎。很。驚。訝。的。霍。元。甲。伸。着。大。指。頭。向。秦。鶴。岐。稱。贊。道。不。怪。他。們。外。國。人。看。了。驚。訝。便。是。中。國。會。武。藝。的。朋。友。聽。了。這。種。情。形。也。得。驚。

訝實在。是了。不得佩服佩服。農勁蓀問道。那些被打得逃跑了的東西。後來也就安然無事了嗎。一再逗秦鶴岐搖頭道。那些東西。怎肯就那們放我的。手喜得捕房的西人料知那些東西。決不肯就此罷休。破例送一桿手槍給我。並對我說道。我知道你的武藝。足敵得過他們。不至被他們劫了財產去。但是。一個人沒有能制人的武器。究竟不甚安全。有了這桿手鎗。就萬無一失了。武藝與武器能相輔而行自萬無一失我得了那桿手鎗之後。不到十多日。那些東西果然又來報仇了。這回來的早些。我還不曾安歇。忽聽得舍間養的一隻哈巴狗對着後門亂叫。此犬吠聲我輕輕走到後門口。一聽外面正在用刀撥門。此撥門聲我便朝門縫高聲說道。你們用不着費事。我和你們原無仇。怨就是那三個被我打死的人。他們若不是對我下毒手。存心要我的性命。我也斷不至傷他們。如果那夜我不是安心放你們一條生路。你們有命逃走麼。老實說。給你們聽。你們實在不是我的對手。並且巡捕房送了我一桿手鎗。你們真要進來討死。我開門教你們進來。就是說着向天連開了兩槍。一手將後門扯開。那些不中用的東西。祇嚇得抱頭鼠竄。誰還有胆進來與我廝打呢。如此打發省却無數筆墨他們經了這次恐嚇。直到現在相安無事。祇我這手上的刀痕。就永遠不得磨滅了。仍歸結到刀痕上前後文一絲不亂霍元甲道。聽庶白大哥說。

秦先生的武藝是多。年。祖。傳。下。來。的。不。知。道。是。那。一。個。宗。派。的。功。夫。是何宗派秦鶴岐道談

到武藝的宗派很不容易分別。霍先生也是此道中的世家。料必也同我一般的感想。因為

功夫多。得。自。口。授。冊。籍。上。少。有。記。載。加。以。傳。授。功。夫。的。十。九。是。不。知。書。卷。的。粗。人。對。於。宗。派。

的。傳。衍。如。何。能。免。得。了。錯。語。此數語非行家不能道○我國武藝之漸次退化每况愈下或即坐此原因一般俗人的心理照例歡喜認

一個有名的古人做祖師。譬如木匠供奉魯班。唱戲的供奉唐明皇。剃頭的供奉關雲長。之

類不問是也不是。總以強拉一個有名的古人做祖師為榮。寫出俗人心理因此拳術家的宗派越

衍越多。越沒有根據。越沒有道理。可發一嘆我曾聽得一個拳術家自稱是齊家的武藝。我不明

白齊家是那個。問他纔知道。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姑無論齊天大聖是做西遊記的。謠言

沒有。這。們。一。個。怪。物。即。算。確。有。其。人。究。竟。孫。悟。空。傳。授。的。是。那。個。一。路。傳。下。來。傳。了。些。甚。麼。

人有無根據。知道是孫悟空傳的。拳術界中確有如此愚昧之人物初不得目之為笑談這種宗派。霍先生能承認他麼。不

但這種宗派靠不住。便是內家外家的分別也是其說不一。有的說武當派為外家。少林派

為內家。然現在許多武當派的拳術家都自稱內家。本來內外的分別有兩種說法。論拳術有內外

兩。種。說。法。少。林。派。之。所。謂。內。家。乃。因。少。林。派。是。和。尚。傳。下。來。的。從。來。佛。學。稱。為。內。學。佛。典。稱。

爲內典佛家的拳術稱爲內家拳術也就是這般的意思並不是就拳術本身講的佛家照例稱佛道以外的道爲外道自然稱武當派爲外家此少林派所分之內外家武當派之所以自稱爲內家乃是就拳術本身分別出來的武當派拳術注重神與氣不注重手脚尙意不尙力與一切拳術比較確有內外之分此武當派所分之內外家究竟誰是內家誰是外家這標準不容易定原也不必強爲分別不必強分內外斯言最爲確當談到我祖傳的武藝也可以說是少林派祇是少林派的拳棍創始於何人一路流傳下來傳了些甚麼人當日少林寺是不是拿這拳棍功夫與佛家修行的功夫一同傳授在何時失傳的我都不知道能知此者拳術界中恐已無幾人甚矣拳術之衰也我所知道的僅根據秦氏族譜上的記載那種記載是留示子孫的大概還不至有誇張荒謬的毛病以下爲秦鶴岐自述

家世亦可作秦海川傳讀

我秦家原籍是山東泰安人我九世祖海川公纔移家浦東武藝也由海川公傳授下來的寒舍族譜上所記載的就是記載海川公學武藝的始末說海川公少時卽失恃怙依賴遠房叔父生活叔父會武藝多與鏢行中人往來海川公也就跟着練習武藝因生性歡喜武藝練習的時候進步異常迅速在家練了幾年之後十八歲便出門尋師訪友兩年之間走遍山東全省不曾遇着能敵得過他的人休說有夠得上做他師傅的他偶然聽

得人談起少林寺的拳棍天下無敵遂打聽去少林寺的路程動身到河南少林寺去不憚
歷遠求師的是有志之士及至到了少林寺一問誰知與往日聽得人所談論的絕不相符一般人說河南少林寺裏面有種種練習拳棍的器具並有一條長巷長巷兩旁安設了無數的機器木人地下豎着梅花樁凡在少林寺學習武藝的幾年之後自信武藝可以脫師了就得腳踏梅花樁雙手攀動木人的機器那木人便拳打脚踢的向這人打來這人一路打出那條長巷武藝就算練成功了若武藝略差一點兒萬分招架不了祇要身上着了一下立時跌倒梅花樁寺裏的師傅卽不許這徒弟下山須再用若干時候的苦功總以能打出長巷爲脫師的試驗海川公以爲寺中既有這種設備所傳授武藝之高妙是不待說的了到少林寺後纔知道外邊所談的完全是謠言不但沒有那種種的設備少林寺的和尙並沒一個練習拳棍謠言居多可信者少天下事往往如此
又豈特少林寺之武藝○跌一筆妙海川公大失所望待仍回山東去罷一則因山東並沒有他的家二則因回山東也無事業可做旣已出門到了少林寺何妨就在少林寺借住些時再作計較旣來之則安之那時少林寺裏有數百個和尙他心想俗語說人上一百百藝俱全數百個和尙當中不見得就沒有武藝高強的住下來慢慢的察訪或者也訪得出比我高強的

人來這種思想却被他想着了不到幾日果然訪出兩個老和尚來不枉一片苦心那兩個老和尚

年齡都在八十以上了並不是在少林寺出家的和尚一個法名惠化一個法名達光兩和

尚的履歷滿寺僧人中無一個知道在少林寺已住錫二十多年了到少林寺的時候二人

同來又同住一個房間平日不是同在房中靜坐便一同出外雲遊二人不曾有一時半

刻離開過奇人相遇水乳交融居則同居行則同行有由來矣滿寺僧人並不注意到他二人身上也沒人知道他二人

會武藝俗眼凡夫又烏足以知二人海川公在寺裏借住的房間湊巧與惠化達光兩法師的房間相近海

川公正在年輕氣壯的時候每夜練習武藝三更後還不休息獨自關着門練習那裏知道

隔壁房裏就有兩個那們了不得的大人物在內寫練藝之勤其能得名師之指授也固宜纔住了十多日這夜海

川公正在獨自關着房門練功夫忽聽得有人用指頭輕輕的彈門海川公開門看時却是

惠化達光兩法師海川之至少林寺爲求師而來也今不以徒就師乃以師就徒實爲驚人之筆文章極變幻之致惠化先開口說道我每夜聽得你

在這房裏練武藝聽腳步聲好像是曾下過一會兒苦工夫的年輕人肯在這上頭用功倒

也難得我兩人將近四十年沒見人練拳了因此特地過來瞧瞧有好武藝使出來給我們

見識見識何如言下頗有嘉許之意由知二人已蓄心欲收之爲徒矣海川公此時的年紀雖輕然已在外面跑了幾年眼

力是還不差的見惠化法師說出這番話來料知不是此中高手決不至無端過來要看人武藝他原是抱着尋師訪友的志願到河南去的至此自然高興連忙讓兩法師進房就坐了答道須求兩位老師傳指教我不過初學了幾下拳腳實不敢獻醜眼力確是不壞答詞亦頗得體達光法師老實不客氣的說道我看你的資質很好若有明師指點不難練成一個好手你且做一點兒給我們看看我兩人都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難道還笑你不成語絕誠懇初非大話海川公因從來不曾遇過對手氣餒自是很高這時口裏不敢明說心裏不免暗忖道你這兩個老和尚不要欺我年輕以為我的武藝平常對我說這些大話儘管你兩人的武藝高強祇是年已八十歲了不見得還敵得過我我何不胡亂做幾下給他們看了使他們以為我的武藝不過如此和我動起手來我纔顯出我的真才實學使他以後不敢藐視年輕人少年氣盛往往如此初不足為海川病○同一海川也以言語之誤會利那間又變其狀態文筆極跌宕之致主意打定即向兩法師拱了拱手道全仗兩位老師傳指教武藝是看不上眼的說罷隨意演了一趟拳架子明是欺老海川也殊無賴惠化看了望着達光笑道氣力倒有一點可惜完全使不出來你高興麼和他玩兩下達光含笑不答望着海川公說道你工夫是做的不少無奈沒有遇着明師走錯了道路便再下苦工夫也沒多大的長進寫

人純以游戲出之及另一神情

海川公聽得惠化說使不出力來的話。心想我是有意不使力。你們那裏會看

工夫。祇是也不動氣的說道。以前沒有遇着明師。今日却遇着兩位明師了。請求指引一條

明路罷。

明是欺老反云請求指引明路詞令亦妙

達光法師從容立起身說道。我兩人的年紀都老了。講氣力是一

點兒沒有。祇能做個樣子給你看看。我們因為年紀大了。再不把武藝傳給人。眼見得就要

進土了。你來與我試試看。火氣全無是學養兼到之徵海川公想不到八十多歲的老和尚竟敢這們輕易

找人動手。反覺得不好意思。真個下重手打這年老的人。反跌一筆妙向達光問道。老和尚打算

怎生試法呢。達光笑道。隨便怎樣都使得我。不過想就此看看我的眼法如何。你練成了這

樣的武藝。想必與人較量的次數也不少了。我本不是和你較量。但是你不妨照着和人較

量的樣子打來。仍是淡淡說來更妙海川公遂與達光交手起來。祇是二三個回合以後。分明看見左

邊一個。達光右邊也有一個。達光拳腳打去。眼見得打着了。不知怎的。却仍是落了空。又走

幾個回合。又加上兩個。達光了一般的衣服一般的身法。寫得神奇莫測之至。斯達光之所以為達光而海川不得不甘拜下風矣海川

公心裏明白自己決不是達光的對手。並且已覺得有些頭昏目眩了。那敢再打。真是撲翻

身軀。納頭便拜。至此拜服尙不云遲再看實祇有一個。達光那裏有第二個呢。補此二語神氣更足連叩了幾個

頭說道：弟子出門尋師幾年，今日纔遇師傅。弟子就在這裏拜師了。拜過了，達光又向惠化叩了幾個頭。兩老和尚毫不謙讓，從此就收海川公做了徒弟。拜師事一筆收住海川公在少林

寺內足足的寄居了一十九年，還祇學到兩老和尚十分之七的本領。原打算完全學成了，

纔離開兩位師傅的。得此十分之七已足無敵天下矣無奈那時還是清初入關不久，不知是因爲那一件謀

逆的案子牽連到少林寺裏的和尚，忽一夜來了幾千精兵將少林寺圍困得水洩不通。吶

一聲喊，火球火箭祇向寺裏亂投亂射。寫得兇險滿寺僧人都從睡夢中驚醒，緣到屋頂一看，那

裏有一隙可逃的生路呢。祇嚇得衆僧人號咷痛哭。寫得危急海川公也是從夢中驚醒起來，急

忙推開兩位老師傅的房門一看。顧念師傅是好徒弟祇見兩位老師傅已對坐在禪床上，噓唏流淚。

一言不發。對泣得奇怪海川公上前說道：於今官兵無故將山寺包圍，不講情由的下這般毒手。

寺中數百僧人難道就束手待死？弟子情願一人當先殺開一條生路，救滿寺僧人出去。在

弟子眼中看這幾千官兵，直如幾千螻蟻，算不了甚麼。是自告奮勇，語亦自負語惠化連連搖手說道：這

事你管不了。你原不是出家人，你自去逃生便了。有話海川公着急道：此刻後殿及西邊寮

房都已着了火了。弟子獨自逃生了。寺中數百僧人的性命靠誰搭救？不要盡數葬身火

窟嗎。

不願獨自逃生而以合寺僧
人生命爲重海川真有俠氣

達光長歎道。劫運如此。你要知道。逆天行事。必有災殃。論你的

能爲不問如何。都可衝殺出去。祇是萬般罪業之中。以殺業爲最重。此事既不與你相干。官

兵也沒有殺你之意。你自不可妄殺官兵。自重罪業。歸重殺業二字
一片慈悲心腸此刻圍寺的兵。祇東南方

上。僅有五重。你從東南方逃去。萬不可妄殺一人。此去東南方五六里地面。有一株大樟樹。

在道路旁邊。你可在那樹下休息。休息再走。不許其自告奮勇
反指示逃生之路惠化揞着指頭輪算了一會說

道。你此去還是東南方吉利。出寺後就不必改換方向。直去東南方。可以成立家業。更指示其
將來視前

又進一步海川公朝着兩位老師傅叩頭流淚說道。弟子受兩位師傅裁成的大恩。十有九年。涓

涯未報。於今在急難的時候。就是禽獸之心。也不忍棄下兩位師傅。自逃生路。兩位師傅要

走。弟子甘願拚死護送。出這重圍。兩位師傅不走。弟子也甘願同死在這裏。不忘師恩甘願
同死好海川達

光拍着大腿說道。這是甚麼時候。你還在這裏支吾。你沒聽得麼。隔壁房上也着火了一一片
火光

寫得形勢
急迫之至海川公回頭看窗眼裏。已射進火光來。祇急得頓腳道。弟子逃了。兩位師傅怎樣呢。

是急極語惠化道。你尙且能逃還愁我兩人不能逃麼。一語
提醒你在那樟樹下等着。還可以見得着

我們。海川公被這一句話提醒了。卽時走出房來。滿寺呼號慘痛的聲音。真是耳不忍聞。目

不忍睹。寫得簡潔急忙揀那未着火的上房去。借着火光看東南角上圍兵。果然比較的單薄。

心想要不殺一兵。除却飛出重圍不與官兵相遇。若不然。我又不曾隱身法。這們的官兵。

如何能使他們不看見呢。既是看見了我。就免不了要動手。師傅吩咐我萬不可傷一人。可。

見得是教我飛出重圍去。領會出師傳之暗示想罷。隨即運動十九年的氣功。居然身輕似葉。直飛過。

五層營幕。着地也不停留。奔到路旁大樟樹下。纔回頭看少林寺。時已是火光燭天。還隱約。

聽得着喊殺的聲音。輕輕二語已了結少林寺破圍事可知。箸者不肯浪費一筆。約莫在樹下等候了半個時辰。忽見半空中。

有兩點紅星。一前一後。從西北方緩緩的飛來。海川公覺得詫異。連忙跳上樹顛。仔細看那。

兩顆紅星。越飛越近。那裏是兩顆紅星呢。原來就是兩位老師傅。一人手中擎着一盞很大。

的紅琉璃燈。御風而行。仙乎霎時到了海川公頭頂上。祇聽得惠化法師的聲音說道。你可。

去浦東謀生。日後尚能相見。海川公還想問話。奈飛行迅速。轉眼就模糊。認不清楚了。其速不

知視今之飛艇又何如海川公就此到浦東來。在浦東教拳。兼着替人治病。一年之後。惠化達光兩位師。

傅同時到浦東來了。達光法師沒住多久。即單獨出外雲遊。不知所終。了達惠化法師在浦。

東三年。坐化在海川公家裏。至今惠化法師的墓。尚在浦東。每年春秋祭掃。從海川公到此。

刻二百多年。一次也未嘗間斷。了惠化○此一席話媿媿道來併不病其冗長足徵剪裁有法真能手也霍元甲笑道：「怪道秦先生的武

藝超羣絕倫。原來是這般的家學淵源。可羨可敬。」秦鶴岐道：「說到兄弟的武藝，真是辱沒先

人。慚愧之至。」霍府迷蹤藝的聲名震動遐邇。兄弟久已存心。如果有緣到天津，必到尊府見

識見識。前日聽得庶白談起霍先生到上海來了，不湊巧舍間忽然發生了許多使兄弟萬

不能脫身出外的瑣事，實在把我急煞了。難得先生大駕先臨，將來叨教的日子雖多，然今

日仍想要求先生使出一點兒絕藝來給我瞻仰，以遂我數年來景慕的私願。霍家之迷蹤藝夙已名聞天下

安得不急欲瞻仰霍元甲的拳法從來遇着內行要求他表演，他沒有扭扭捏捏的推諉過。照例很爽

直的脫下衣服就表演起來。此時見秦鶴岐如此說，也祇胡亂謙遜了幾句，便解衣束帶，就

在秦家客室裏做了一趟拳架子。不扭扭捏捏自是英雄本色秦鶴岐看了，自是贊不絕口。霍元甲演畢，秦

鶴岐也演了些架式。賓主談得投機，直到夜間在秦家用了晚膳，纔盡歡而散。次日彭庶白

獨自到秦家問秦鶴岐看了霍元甲的武藝，心裏覺得怎樣。以其為行家故欲問之也秦鶴岐伸起大指

頭說道：「論拳脚功夫做到俊清這一步，在中國即不能算一等第一的好手，也可算是二等

第一的好手了。不過我看他有一件大毛病，他自己必不知道，說不定他將來的身體就壞

在那毛病上頭。

一看架式即能知其見長與受病之所在此非行家不辦

彭庶白連忙問道：甚麼毛病？先生說給我聽。我立刻

就去對他說明，也使他好把那毛病改了，免得他身體上吃了虧，還不知道。

一片熱心，是好朋友。

秦鶴

岐道：這種話倒不便對他去說，因為大家的交情都還夠不上說的，不好，不但於他無益，甚

至反使他見怪。

此深諳世情之言。

他的毛病就在他的武藝手上的成功，太快，內部相差太遠，他右

手一手之力，實在千觔以上，而細察他內部，恐怕還不夠四百觔餘，下來的六七百觔氣力

你看，拿什麼東西去承受？這不是大毛病嗎？

說出內部外部功夫有別，併能指明其所練內外部之程度，而以觔數為標準，更非行家不辦。

彭庶白愕

然問道：先生這話怎麼講？我完全不懂得。秦鶴岐道：你如何？這也不懂得呢。俊清所做的是

外家功夫，外家功夫照例先從手脚身腰練起，不注意內部的專做外家功夫的人，沒有不

做出毛病來的。霍家的迷蹤藝，還算是比一切外家功夫高妙的，所以他練到了這一步，並

不會發生甚麼毛病，不過他不和人動手，則已。一遇勁敵，立刻就要吃虧，所吃的虧並不是

敵人的，是他自己的。你此刻明白了麼？

再進一層說得更細。

彭庶白紅了臉，笑道：先生這們開導，我還

說不明白，實在說不出口，但是我心裏仍是不大明白。

妙仍不明。

秦鶴岐點頭道：我比給你，看

你就明白了。我這們打你一拳，譬如有一千觔打在你身上，固然有一千觔重，祇是這一千

筋的力量打出去反震的力量也是有一千筋的。我自己內部能承受一千筋的反震力。這一千筋力便完全着在敵人身。我自己不受傷損。若內部的功夫未做。成手上打出去有一千多筋。敵人固受不了。自己內部也受了傷。這不是大毛病嗎。如此推闡中說當無不明之理彭庶白這纔

拍掌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並且得了一個極恰當的譬喻。可以證明先生所說的這理由完全不錯。聞一知十其庶白之謂秦鶴岐笑問道。甚麼恰當的譬喻。彭庶白道。我有幾個朋友在

軍艦上當差。常聽得他們說多少噸數的軍艦。祇能安設多少口徑的砲。若是船小。砲大一砲開出去。沒打着敵人的船。自己的船已被震壞了。這不是一個極恰當的譬喻嗎。譬喻的當之恐讀者尚有所不明瞭特此借庶白重一申言之秦鶴岐連連點頭道。正是這般一個道理。我看他的肺已發生了變故。

可惜我沒有聽肺器不能實驗他的肺病到了甚麼程度。前者尚為空論此就實體上立言更令人而之駭然彭庶白驚訝道。像霍元甲那樣強壯的大力士。也有肺病嗎。這話太駭人聽聞了。安得不駭秦鶴岐道。你祇

當我有意咒他麼。昨天他在這裏演拳。我在旁聽他的呼吸。已疑心他的肺有了毛病。後來聽他閑談與人交手的次數。連他自己都不能記憶。北方的名拳師十九和他動過手。他這種武藝不和人動手。便罷動一次手。肺便得受一次損傷。我因此敢斷定他的肺有了病了。

更推論其肺部受病之所由斯則雖爲內家而若無秦鶴岐醫學上之學識亦不能言之如是詳審

彭庶白緊蹙着雙眉歎道這却怎生是好呢像他這

般武藝的人又有這樣的胸襟氣魄實在令人可敬可愛肺病是一種極可怕的病聽別人

患了都不關緊要霍俊清實在病不得先生是內家功夫中的好手又通醫理可有甚麼方

法醫治沒有呢愛友之情溢於言表秦鶴岐道醫治的方法何嘗沒有但是何能使他聽我的方法醫

治他於今祇要不再下苦功練他的迷蹤藝第一不要與人交手就是肺部有了些毛病不

再增加程度於他的身體還不至有多大的妨碍方法頗好苦難辦到若時刻存着好勝要強的心輕

易與人交手以他的武藝而論爭強鬥勝果非難事不過打勝一次他的壽數至少得減去

五年說得可怕彭庶白很着急的說道我們與霍俊清雖說都是初交夠不上去說這類勸告他

的話祇是我對他一片崇拜的熱心使我萬分忍不住不能不說好在農勁蓀也是一個行

家與霍俊清的交情又極厚我拿先生的話去向他說他既與霍俊清交厚聽了這種消息

決沒有不代霍俊清擔憂的苦心孤詣庶白真數朋友說畢卽作辭出來直到客棧看霍元甲不湊巧霍

元甲等三人都出外去了彭庶白知道霍元甲明日須與沃林訂約事前必有些準備所以

出去了祇得回家次日正待出門秦鶴岐走來說道霍俊清既到我家裏看了我我不能不

去回看他。我並且也想打聽他今日與沃林訂約的情形怎樣。特地抽工夫出來邀你同去。彭庶白喜道。這是再好沒有的了。此刻雖然早了一點。恐怕他們去訂約還不會回客棧。但是就去也不要緊。那客棧裏茶房已認識我了。可以教他開了房門。我們坐在他房裏等候。他們回來便了。於是二人同到霍元甲的廐所來。果然霍元甲等尙未回來。二人在房裏坐候了兩小時。纔見霍元甲喜氣揚揚的回来了。着喜氣揚揚四字便知霍元甲此行之勝利秦彭二人忙迎着問訂約的情形。不知霍元甲怎生回說。且俟下回再寫。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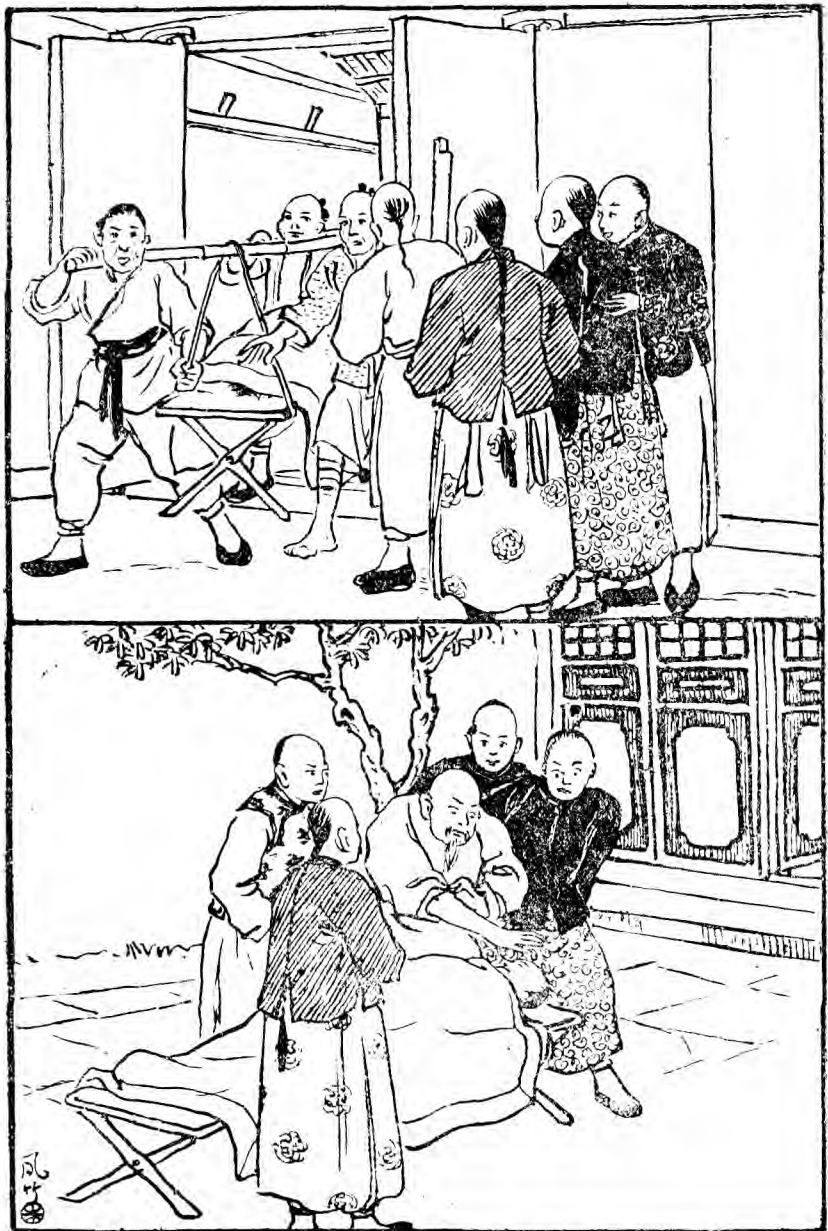
本回書仍爲秦鶴岐傳。故寫其技藝之外。復詳述其家世。而兩番退賊。一詳一略。寫法迥不相同。尤知剪裁之道。行文者可取以爲法。

霍元甲之絕藝。人盡知之。其受病處。固非人所能知也。而秦鶴岐於一瞥之間。竟能洞若觀火。神矣。且就內部外部功夫立言。推闡至爲明晰。尤知其非妄語也。所惜者。未能令霍元甲親聞之。致糾正有所不及耳。

寫秦鶴岐評論霍元甲技藝一節。爲後文霍氏臥病不起張本。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五十五回

程友銘治傷施妙手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興趙茗狂評

第五十五回

程友銘治傷施妙手

彭庶白愛友進良言

話說彭庶白見霍元甲喜氣揚揚的回來。忙迎着笑道。我和秦先生已在此拱候多時了。看霍先生臉上的氣色。可以料定今日的交涉。必十分順遂。望氣卽知彭庶白其風鑑家耶一笑霍元甲不及回答。先向秦鶴岐告了失迎之罪。農劉二人也都與秦鶴岐相見了。霍元甲纔笑向彭庶白道。這回托秦先生和大哥的福。交涉僥倖沒有決裂。條約可算是訂妥了。果已訂妥庶白所料不謬不過訂的時期太遠了些。教人等的氣悶。寫霍元甲之躍躍欲試秦鶴岐問道。定期在甚麼時候。條約是如何訂法的。問得扼要農勁蓀接着答道。今日訂的和前日所談判的。沒有出入。雙方的律師和保證人都到了。條約上訂明了賭賽銀五千兩。定期明年陰歷二月二十日。仍是在張家花園比賽。如偶然發生了意外事故。不能如期來比賽。得先期通知延期。若干日。然至多不得延至五日以外。若不曾通知延期。臨時不到的。得向保證人索賠償損失銀五百兩。我們這邊的保

證人是匯康錢莊沃林那邊的是大馬路外灘平福電器公司這約上並訂明了從今日起發生效力不得由一方面聲明毀約要毀約亦須賠償損失五百兩。答詞明瞭之至彭庶白笑道：農先生辦事真想得周到，這們一來便不怕他們再逞狡猾了。果然秦鶴岐問道：今日訂約的時候，奧比音本人不在場，將來不至因這一層又發生問題麼？雖爲過慮亦題中應有之義農勁蓀搖頭道：那是不會有問題發生的。奧比音本人就在這裏，他也不能作主。沃林教他和人比賽，他不能不和人比賽。沃林不教他比賽，他便不能比賽。寫奧比音之無自主之權全聽沃林支配這回訂條約賭銀兩在霍四爺這方面是純粹的思想，替中國人爭面子。而在他那一方面，祇算是沃林要借此做一回生意，想利用奧比音的大力贏霍四爺五千兩銀子。旁的思想是一點兒沒有的。此如一寫雖是雙方比武而人格高下各判秦鶴岐問霍元甲道：日期既定了，明年二月二十日，此刻尙在十一月底，先生還是在上海等候呢？還是且回天津等過了年再來呢？霍元甲搖頭笑道：我這回在此地已等得不耐煩了，何能再坐守在這裏？等到那時候，明日就得動身回天津去過了年再來。此一問一答看似閒談，實則并非閒談。秦鶴岐道：先生明年到上海來的時候，務望給我一個信。我還有幾個同道的朋友，我很想給先生介紹介紹他們。平日聞先生的名都甚願意結識，無奈各人多有職

務羈身不能遠離。所以未曾到天津拜訪。這回先生到上海來了。原是彼此結交的好機會。偏巧我又被許多俗務絆住了。若不是先生肯惠臨寒舍。祇怕這回又錯過了。我以爲先生在此還有幾日耽擱。昨夜有幾個同道的朋友在寒舍談起。他們還說要開歡迎會。歡迎先生呢。霍元甲謙遜了幾句。問彭庶白道。前夜庶白大哥在一枝香給我介紹的。其中有沒有秦先生的同道。彭庶白道。秦先生的同道祇有一個姓程的。和一個姓李的。與我見過面。並沒有交情。我所介紹的又是一類人。多半是上海所謂白相朋友。不是秦先生的同道。見海上拳術家流派之龐雜霍元甲對秦鶴岐道。我生性歡喜結識天下豪傑之士。既是先生同道的朋友。學問不待說是好的。我祇要知道了他們的姓名住處。便沒人紹介。我也得去登門拜訪。何況有先生紹介呢。今日天色尙早。可否就煩先生引我們去拜會幾個。惺惺相惜情見乎詞秦鶴岐躊躇道。霍先生不是打算明天就動身回天津去嗎。此時如何還有工夫去看朋友。咧。農勁蓀道。可以留震聲在這裏收拾行李。我二人不妨抽閑同去。適不秦鶴岐道。有一個姓程字友銘的。就在離此不遠的一家陶公館裏教書。我且紹介兩位去談談。他也是安徽人。又出一程友銘以下卽爲程友銘傳農勁蓀接住問道。是不是中了一榜的程鏞呢。秦鶴岐連連點頭道。正是中了一榜的。

程鏞農先生與他熟識。農勁蓀道：「祇聞他的名，不曾見過。面程先生在我安徽的文名很大，却不知道他會武藝。」就此以觀程友銘殆於一己武藝諱莫如深，然何人皆知其文名而知其能武者蓋鮮耶。秦鶴岐道：「他此刻的武藝，雖是

了不得，但他的武藝並不是從練拳腳入門的，他也是得了不傳的秘訣，專做易筋功夫，不間斷的已做了二十多年了。於今兩膀確有千觔之力，遍體的皮膚都能自動。」程友銘之武藝全從秦鶴

岐口中道出省筆不少，併指明其所練者為易筋經。霍元甲道：「易筋經的功夫也可以做到這一步嗎？」非不信易筋經也，着此一問逗起下句。秦

鶴岐道：「豈但能做到這一步，據程友銘說，照他那般做下去，實在能做到辟穀數十日不飢，日食千羊不飽的境界。」說易筋經做到極處，竟有辟穀之功能。霍元甲隨卽立起身說道：「這樣可算是神仙中人

了。我豈可到了上海不去瞻仰一番。秦鶴岐也起身對彭庶白道：「程先生你是會過面的，今日可以不去，因為他在人家教書，太去多了人不好。彭庶白笑道：「我正想不同去，好在這裏

和震聲哥談談，也可以幫着他料理動身的事。」留下庶白為下文伏根。於是霍農二人遂跟着秦鶴岐

到陶公館來，路上沒有耽擱，不一會便到了陶公館。秦鶴岐取出自己的名片來，向陶公館的門房說了特來看程老師的話，祇見那門房接過秦鶴岐的名片，面上露出遲疑的神氣

說道：「先生若沒有要緊的事，就請明日再來。何如？」先是一個擋駕妙。秦鶴岐看門房這種對待，不由

得生氣道。沒有要緊的事。也不到這裏來了。你還沒有進去通報。爲甚麼由得你作。主要我們明日再來呢。乘與訪戴忽遭閉門羹安得不氣那門房見秦鶴岐動氣了。纔陪笑說道。不是我敢作主。因爲

知道程老師此刻正有要緊的事。決沒有閑工夫會客。方纔有兩個朋友來會我。名片進去通報。程老師就是這們回覆。請明日來的。至此方說出所以擋駕之原因文心曲折之至秦鶴岐覺得很詫異的問

道。他此刻正有甚麼緊要的事。你可以說給我聽麼。門房尙沒有回答。忽聽得外面敲的門環響。緊接得妙門房一面走出房去。開門口裏一面念道。祇怕就是那人來了。伊何人斯霍元甲看了

這門房的神氣。疑心是程友銘吩咐了。門房來客不許通報。便也露出不快活的神氣。對秦鶴岐道。既是程先生有要緊的事。不能見客。我們下次再來不好嗎。何苦妨碍他的要事呢。

不冷落霍元甲一方寫得面面俱到秦鶴岐祇微微的點頭。不做聲。祇見門房將兩扇大門打開。卽有四個人扛

抬一張番布軟床。床上仰臥一人。用氈毯蒙頭。罩腳的蓋了。看不出是死是活。是男是女。後面還跟着。一個年約三十多歲。服飾整齊的男子。進門向門房說了兩句話。因相隔稍遠也

沒聽清楚。說的甚麼。祇見門房對扛抬的人。向裏面揮手。好像是教扛抬到裏面去。直抬到裏面丹墀中放下。閒寫來一筆不苟門房隨手掩了大門。纔回身走近秦鶴岐。跟前說道。程老師就

爲。這。個。躺。在。布。床。上。的。人。求。他。治。傷。所。以。不。能。見。客。並。沒。有。旁。的。事。更將擋駕原因申說一筆文心尤細秦鶴岐

問。道。這。人。受。的。甚。麼。傷。怎。麼。請。程。老。師。治。程。老。師。又。不。會。做。傷。科。醫。生。秦鶴岐殆患程友銘之奪其生意故有此問耶一笑

門。房。搖。頭。道。這。個。我。不。知。道。秦。鶴。岐。道。你。不。要。管。程。老。師。見。客。不。能。見。客。祇。拿。我。這。名。片。進

去。通。報。一。聲。就。得。了。門。房。祇。得。應。是。擊。着。名。片。進。去。了。農。勁。蓀。笑。道。今。日。秦。先。生。倒。是。來。的。

湊。巧。這。人。既。是。受。了。傷。遇。着。秦。先。生。總。算。是。他。的。幸。運。何其巧耶秦。鶴。岐。也。很。自。負。的。神。氣。說。道。

我。倒。不。會。聽。說。程。先。生。善。於。治。傷。的。話。不。知。何。以。會。把。受。傷。的。人。扛。到。這。裏。來。求。他。治。我。既

和。他。要。好。他。如。果。委。我。治。我。是。不。能。推。諉。的。是負語正。說。着。就。聽。得。裏。面。脚。步。聲。響。了。出。來。霍

農。二。人。都。望。着。通。裏。面。的。門。卽。見。一。個。寬。袍。緩。帶。的。老。者。從。容。走。了。出。來。看。那。老。者。的。五。官

端。正。領。下。一。部。花。白。鬚。髮。約。有。四。五。寸。長。短。身。體。雖。不。魁。偉。却。是。精。神。飽。滿。氣。宇。不。凡。先寫狀貌

繼寫神態妙筆傳神如透紙背滿。臉。堆。笑。的。走。出。來。兩。眼。並。不。看。布。床。上。的。病。人。笑。迷。迷。的。望。着。秦。鶴。岐。拱。手

道。秦。鶴。翁。來。得。正。好。真。想。不。到。有。這。們。湊。巧。的。事。邊。說。邊。用。兩。眼。打。量。霍。農。二。人。目光四射一筆不漏

秦。鶴。岐。引。二。人。迎。上。去。慎。重。將。事。的。彼。此。介。了。程。友。銘。祇。略。道。了。幾。句。仰。慕。的。客。套。話。卽

向。二。人。拱。手。告。罪。道。今。日。因。有。一。個。朋。友。的。朋。友。和。人。口。角。被。人。用。碗。砸。傷。了。頭。顱。性。命。祇

在呼吸。俗語所謂病急亂投醫。竟扛到我這裏來求我診治。我從來不懂傷科。却又把秦鶴翁忘記了。祇好答應盡盡人事。

一轉再轉方點出送來
求治之原委層次井然

委屈兩位寬坐片刻。一會就奉陪談話。

霍農二人見程友銘有這們要緊的事。自然情願在旁等候。程友銘這纔邀秦鶴岐走近布床。輕輕揭開蓋在頭面上的氈毯。對秦鶴岐說道。請鶴翁瞧瞧。傷係用磁碗劈的。於今劈進許多。碎磁到頭骨裏面去了。人已昏迷不醒。祇有一口氣。不會斷絕。述明傷勢看應如何診治。鶴翁治好了他。不但他和我那朋友感激連我都感激。不盡秦鶴岐點頭道。那裏說到感激的話。上頭去。我本是挂牌的傷科醫生。治傷是我職務。不過磁屑劈進了頭骨裏面。要取出來。却非容易。不會扛到醫院裏去求治麼。

尋常問答亦
自娓娓有致

那個同來三十多歲的男子接着答道。

廣慈醫院和寶隆醫院都曾扛去求治過了。因在兩個醫院裏用愛克司光照了。纔知道有許多碎磁。劈進了頭骨。不然我們也不得知道。兩醫院裏的醫生都是一般說法。可惜劈在頭部。若劈在手上或四肢上。那怕再厲害幾倍也不難將碎磁取出來。限期痊愈。頭上是不能施用手術的。西人素精手術不圖亦告
束手愈見斯疾之不易治秦鶴岐就傷處細看了幾遍。苦着臉說道。這種重傷。果是使人束手於今的鮮血還流出不止。我也沒有這手段。能將頭骨裏的碎磁取出來。不把

碎磁完全取出。就是將外面的傷處用藥敷好了。也是枉然。程老師打算盡盡人事。還是仰仗程老師看怎生辦法。再寫秦鶴岐亦敬謝不敏。更爲下文用力一揚。霍元甲農勁蓀看了傷處也惟有搖頭太息。程

友銘遲疑着說道。鶴翁知道我是從來不會治傷的。休說是這們重的傷。我的打算是因爲我近年做的功夫當中有一種運氣提升的方法。平日也試驗過。祇要不是過於笨重的東西。還勉強能提升得起。我思量這類碎磁劈進了骨裏。除了把他提升出來。不好着手。擬用運氣

提升之法寫其已胸有成竹。

但是取出碎磁之後傷處應該用甚麼藥或敷或服。我都不得而知。那是非求鶴翁帮忙不可的。治傷非其所長。故以轉屬秦鶴岐完全就實立言。不肯作一虛誕無根之語。

秦鶴岐高興答道。程老師能提升出磁屑

來傷處我包治。是不成問題的。程友銘遂向那同來的男子說道。受傷的人既沉重到了這一步。誰擔任診治的也不能保險不發生意外。於今我自是盡我所有的力量來治治好了。不用說是如天之福。祇是萬一因我用提升的力量過大了一點兒。就難免不發生危險。那時你能擔保不歸咎於我麼。此一番話亦不可少。那人聽了連連作揖道。你老人家說的那裏話。世間豈有這般糊塗不通情理的人。受傷的家裏衣衾棺木都已準備好了。如何能歸咎你老人家。程友銘對霍元甲等三人道。我若是原在上海挂牌做醫生的。這話我就可以不說。我既

不做醫生治病不是我的職責。自量沒有治好的把握。何苦送人家的性命呢？那時人非鬼

責我真難過呢。

功不易得
罪則歸之

說罷左手將右手的袖口往胳膊上一捋。端正正的立在受傷

的頭顱前面。閉目凝神的好一會。將右掌心摸着傷處。離頭皮約莫有二三寸高。下緩緩的順着手勢旋轉。表示一種精神專注的樣子。來掌心雖在空處。從容旋轉。彷彿有千百觔輕重。非用盡平生之力。旋轉不動似的。經過不到一分鐘。時刻祇見程友銘額頭上的汗珠一顆一顆暴出來。比黃豆子還大。再看受傷人的頭顱也微微的照着掌心旋轉的方向。往兩旁掉動。就和掌心上有繩索牽着動的一般。如是者約莫又經過了一分鐘。祇見程友銘的右掌越旋轉越快。離傷處也越切近。傷者的頭顱也跟着益發掉動得快了。在旁邊看的人沒一個不聚精會神的目不轉睛。望着右掌心看着貼着頭額了。猛聽得程友銘口喊一聲。起右掌就和提起了很沉重的東西一般。隨着向上一拔。作怪受傷的已抬進來。幾分鐘了。一沒有聲響。二沒有動作。程友銘這們一治療身體也隨着那右掌向上一震。並逞口而出的叫了一聲。哎。嚙。一治傷也寫得如許曲折不肯一筆苟且
吾人試一掩卷凝神彷彿目睹其狀矣那同來的男子忙口念阿彌陀佛。道好了好了。從受傷到此刻已昏沉沉的經過二十四小時了。口裏不曾發出過聲息。於今

已開了口。大概不妨事了。程友銘將右掌仰轉來給衆人看道：「傲倖傲倖險些兒把他的腦髓都提拔出來了。霍元甲等看他掌心上的血肉模糊，有無數的碎磁混雜在血肉中間，不由得吐舌搖頭的歎服。」神乎技也安得不令人嘆服程友銘對秦鶴岐道：「頭骨裏面的碎磁大約沒有不曾吸出的了。這傷口便得仰仗鶴翁幫忙。」秦鶴岐當即擡起長袍，從腰間掏出一個小小的手巾包兒來，笑道：「我的法寶是隨身帶着走的，就替他敷起來罷，免得淌多了血，不好邊說邊打。」開手巾包，選了些丹藥調和敷上，受傷的已半張，兩眼望着那同來的男子，發出很微弱的聲息，說道：「我還有命活着麼？這是甚麼地方？我想你將我扶起來坐坐，使得麼？」秦鶴岐已聽了這幾句話，說道：「不但此時坐不得，便再遲兩三日也得看傷口好到了八成纔能豎起腰肢來坐坐。我現在再配幾料丹藥給你每日按子午兩時自己去敷上，便了不必要我親自動手。」程友銘和那同來的男子都向秦鶴岐殷勤稱謝。秦鶴岐調了幾包丹藥遞給那男子。程友銘教扛夫仍舊扛抬出去。寫秦鶴岐治傷僅疎疎幾筆，與寫程友銘又自不同，深知繁簡剪裁之道。然後邀霍農二人與秦鶴岐到裏面書房裏就坐。霍元甲先開口問道：「聽得秦鶴翁說程先生所做的是易筋經功夫，不知先生這易筋經與現在書坊中所印行的有沒有多大的區別？」程友銘道：「我是得自口授。」

的動作與書上所載的祇略有區別。不過書上關於緊要的都沒有記載。並且動作也有許多錯誤的地方。祇是若有人能照着書上的做去。果能持之有恆。所得的益處也不在小。問一答中已將易筋經約略一說。秦鶴岐指着程友銘對霍元甲說道。他還有一種功夫。是現在一般練武藝的人所難做到的。他遍身的肌肉都能動彈。蒼蠅落在他身上。無論在那一部分。他都能將皮膚一動。使蒼蠅立脚不牢。直跳了起來。我可以要他試給兩位看看。再點程幼銘之絕藝。由秦鶴岐說來更妙。程友銘笑道。霍先生是當今鼎鼎大名的拳術家。我這個不過是一種小玩意。你何苦要我獻醜。算了。罷。霍元甲立起身笑道。我懂得甚麼武藝。今日特來拜訪。就是爲想見識老先生。驚人的道藝。老先生不要客氣。秦鶴岐對程友銘道。霍農二位雖是初次相會。然都不是外人。不妨大家開誠相見。你做給他看了。他免不得也要做點兒給你。看。程友銘笑道。教我拋磚引玉。我就祇得獻醜了。不過此刻天氣這們寒冷。我的把戲。是得將一身衣服脫的精光纔好玩。給人看的。秦鶴岐笑道。好在你的把戲。是從來不問寒暑的。程友銘遂向霍農二人拱手道。恕我放肆。閒閒寫來而各人之口吻神情無不逼肖。隨即將寬大的皮袍卸下。露出上半身肉體來。霍元甲注意看他身上的肌肉。雖不及壯年人豐肥。然皮膚白嫩。色澤細潤。望去彷彿是十四五歲女孩子。

的嫩皮膚通體沒有老年人的縐紋。不由得對農勁蓀點頭稱贊道：「用不着看他做甚麼功。夫祇專看他這一身肌肉，便可知道是了不得的內功了。尋常的老年人豈有這般白嫩的肌肉？農勁蓀也連連點頭。」

在未獻藝之前，即先將其肌肉及膚體一寫。此猶昔之描寫英雄未寫其人先寫其馬也。

祇見程友銘將腰間的褲帶

解了，盤膝坐在匠上，露出小腹來，兩手據膝，不言不動，好像是調鼻息的模樣。不過一分鐘

的時候，霍元甲已看出他上身肌肉之內，似乎有無數的爬蟲在裏面奔走，連頭面耳根的

皮膚內都有。真了不得秦鶴岐指點給霍農二人看道：「這便是易筋經裏易筋的重要功夫。周身

的氣血筋絡皆可以聽他自由支配。我曾用黃豆試驗過，拿一顆黃豆隨便放在他身上，那

一部黃豆立刻向上跳起來，就和有東西在皮膚裏彈了一下的樣子。可惜這裏沒有黃豆。

大約拿紙搓一個小團子試驗也行。再由秦鶴岐從旁一點更妙說着，即從書案上撕了一片舊紙，揉成一

團，兩個指頭拈着，輕輕往程友銘肩窩裏一放，秦鶴岐的手還沒有收回，那紙團已跳起一

尺多高，直向匠下滾去了。實地試驗，知非虛語霍農二人都非常驚服。程友銘已下匠披上衣服，笑道：

「這種玩意，意做起来於自己的身體確有不少的好處，不過做給人看是沒有多大看頭的。」練

所以強壯身體原非做與人看者，然面今之武術家中能知此者蓋鮮矣。這下子得請兩位做點兒給我見識見識了。霍元甲也不推辭。

當即聚精會神使了一趟家傳的武藝程友銘看畢對秦鶴岐說道硬功夫做到了這一步總可算是數一數二的了怪不得庚子年殺義和團首領的那回事京津各報紙稱贊霍先生爲劍仙拿這種本領去對付那些拳匪自然是如入無人之境本回書程友銘是主餘人皆賓故寫友銘特詳而於諸人皆略此蓋

不欲喧賓奪主耳秦鶴岐要求農勁蓀做點兒功夫看農勁蓀便推辭不肯做秦程二人也不勉強因天色已晚霍元甲和農勁蓀作辭出來彼此叮嚀後會自有一番言語無關緊要不去叙他

且說次日霍元甲等上了去天津的輪船離開了上海劉震聲纔向霍元甲說道可笑彭庶白那小子他知道甚麼功夫倒對我說師傅的武藝練出毛病來了這不是笑話嗎陡由劉震聲出此一語緊接得妙更與上文彭庶白留在棧中一語相呼應霍元甲問道他何時對你說的是怎麼說法的二語簡潔而霍元甲當時

震聲道昨日師傅同農爺跟秦鶴岐出去的時候彭庶白不是在客棧裏和我談話的嗎他顯得很關切的樣子對我說道我對貴老師的武藝人品都是極端佩服的中國若多有幾個像貴老師這般肯努力替中國掙面子的人外國人也決不敢再輕視中國人欺侮中國人了我心裏越是欽佩便越是希望貴老師能久在上海多幹些替中國人掙面子的事情上海不比別處因華洋雜處水陸交通便利報館又多所以消息極爲靈通祇要有一點兒特

別。的。舉。動。不。到。幾。日。消。息。就。傳。播。全。國。了。卽。如。明。年。與。奧。比。音。比。賽。的。事。將。來。必。是。全。世。界。聞。名。的。能。打。倒。一。個。外。國。大。力。士。此。後。的。外。國。大。力。士。斷。不。敢。輕。易。到。中。國。來。賣。藝。在。報。紙。上。亂。吹。牛。皮。這。種。事。不。但。關。係。貴。老。師。個。人。名。譽。其。關。係。國。家。的。體。面。並。且。很。大。不。過。我。有。一。句。話。本。不。應。由。我。這。個。與。貴。老。師。新。交。的。口。中。說。出。來。祇。是。我。因。爲。愛。護。貴。老。師。的。心。十。分。迫。切。不。說。出。來。擱。在。心。裏。非。常。難。過。祇。得。對。老。哥。說。說。請。老。哥。轉。達。霍。先。生。說得委婉曲折之至想見庶白先生盛情關切無論甚麼話請對我說我照着轉達便了彭庶白道前日我不是陪貴老師到秦先生家裏演了些武藝給秦先生瞧嗎當日貴老師告辭出來之後我和秦先生談起貴老師的武藝他推崇佩服是不待說但是他覺得外家功夫專重手脚很容易將內部應做的功夫忽略每手腳上的功夫先成內部的功夫還相差甚遠這是練武藝的普通毛病犯了這種毛病的和人較量的時候不遇勁敵還罷了一遇勁敵便是仗着自己的氣勁能取勝於人然自身內部總多少得受些損傷就是因爲內部功夫相差太遠禁受不起大震動的緣故霍先生也就不免有這類毛病我見秦先生這般說就勸秦先生將這番意見

和貴老師商量。我逆料貴老師是個襟懷寬大的豪傑，必能虛中采納。無如秦先生說交淺不宜言深，不肯直說。我想貴老師這種人物，中國能有幾人？萬一因有這點兒毛病，使他身體上發生了變態，豈不令仰慕貴老師的人心灰氣短？所以我甯肯冒昧說出來，請老哥轉達。一片熱忱，溢於言表，惜震聲蠢奴當時竟未審得。霍元甲聽到這裏，即截住話頭問道：「這些話在上海的時候，你爲甚麼不早對我說？直待此刻開了船纜說。」寫霍元甲之胸懷磊落，有見善如不及之概。劉震聲不明白，霍元甲責備說：「遲了的用意，隨口答道：『一來忙着要動身，沒工夫說；二來就是恐怕說出來，師傅聽了生氣。並且我想這些話是彭庶白自己說出來的假託。秦鶴岐的名好使人家聽了相信，我當時祇冷笑了一笑，並沒回答。甚麼話。』」蠢哉震聲，竟作此語。霍元甲正色問道：「你何以知道不是秦鶴岐說的？」問得嚴厲。劉震聲道：「秦鶴岐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看他說話不像是一個不通竅的人，何至無緣無故的說師傅這些壞話呢？」答得可笑。霍元甲指着劉震聲生氣道：「你這東西，真是不識好人。這番話怎麼謂之壞話？人家一片相愛的熱忱，說一般人不能說不肯說的好話，你聽了不向人道謝，反對人冷笑，不是糟踏人嗎？你要知道，他說我有這種毛病，我如果自問沒有他說的話，於我沒有妨碍。若我真犯了這個毛病，不經他說破，我不知道說破我就改了。豈

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嗎。專喜受人恭維的人學問能希望有長進麼。寫霍元甲之虛心若谷不愧英雄胸襟幾

句話責備得劉震聲低頭不敢開口。農勁蓀在旁笑道。這却也怪。震聲不得祇怪中國的拳

術家素來門戶之見極深。不同家數不同派別的。不待說是你傾我軋。就是同一家數同一

派別。祇要是各自的師承不同。彼此會面都得存些意見。不是你挑剔我。便是我輕視你。從

來少有和衷共濟的。震聲是個沒多心眼兒的人。見彭庶白忽然說四爺的武藝有毛病。無

論說的如何。天花亂墜。他怎肯相信呢。並且他明知彭庶白秦鶴岐都是標榜內家。更是格

格不相入。他聽了祇冷笑了一笑。沒拿言語搶白人家。還算是跟隨四爺的日子久了。學了

些涵養功夫。若在幾年前。怕不和彭庶白口角起來了嗎。四爺還記得達摩的事麼。彭庶白

雖沒明說是秦鶴岐的徒弟。然聽他稱呼言語。已可知彭庶白是以師禮事秦鶴岐的。彭

庶白對他拿着秦鶴岐的話說他師傅的武藝有毛病。他居然能忍耐住不回答。你還責備

他不該沒向人道謝。就未免太冤枉了。更進一層說法。罵盡一般拳術家之喜存門戶之見者。併將達摩前事一提。尤覺相映成趣。說的霍元甲也

笑起來。霍元甲於此等處。雖然虛心聽話。祇是他限於外家功夫的知識。心中並不甚相信

自己內部功夫與手脚上的功夫相差懸遠。更不知道要補偏救弊。應如何着手。在船上談

論過。這次之後。他身上擔負的事情多。也就沒把這番話放在心裏。可惜到天津後。農勁蓀自回廬處。霍元甲仍是忙着經理生意。纔過了幾日。這日正在監着幾個工人打藥材包。劉震聲忽進來報說。有一個姓李的。同一個姓劉的。從北京來看師傅。又出二人霍元甲迎出來。看時認得。前面身材高大的是李存義。後面的身體也很壯實。不會會過。一認識一不認識賓主相見後。李存義對霍元甲紹介那人道。這是我師弟劉鳳春。他因久聞霍四爺的名。今日有事到了天津。所以特來拜會。出劉鳳春這李存義是董海川李洛能的徒弟。在北五省的聲名極大。因他最善用單刀。北五省的人都不稱他的名。祇稱他爲單刀李。爲人任俠。尙義。遇有不平的事。他挺身出來。帮助别人。往往連自己性命都不顧。少年時候。在北五省以保鏢爲業。他的鏢沒人敢動。他同業中有失了鏢的。求他幫忙。他答應了。那怕拚性命。也得將鏢討回來。因此不論是那。一界的人。看了他的爲人。行事無不心悅誠服的推崇他。是一個好漢。敘出李存及性義之武藝情。他和大刀王五是同行。又是多年要好的朋友。王五死於外人之手。他悲傷的比尋常人死了兄弟還厲害。他因在天津的時候。多認識霍元甲。在王五之先。這回霍元甲特地。去上海找奧比音角力的事。他在北京已聽得人說。他也是一個切齒痛恨外人在中國猖

狂的聽得人說起霍元甲去上海的事。他喜的直跳起來。急切想打聽出一個結果。正愁無便到天津去。道同志合關心也宜湊巧這日他師弟劉鳳春急急匆匆的跑來。一見他的面便苦着臉說道。我有大不了的。事大哥得帮我的忙。替我想法子。寫得兀突寫得驚人李存義吃驚問道。老弟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急到這般模樣。請坐下來。從容說給我聽。祇要是我力量做得到的。無不盡力帮忙。一力擔當饒具肝胆不知劉鳳春說出甚麼大不了的。事來。且俟下回再說。

總評

本回書中。程友銘爲主。餘人爲賓。故寫程友銘特詳。而於餘人皆略。此蓋深知賓主之分。而不欲喧賓奪主耳。

程友銘所能者。運氣提升耳。而於治傷之術。則非所諳也。故於其治傷之時。特插入秦鶴岐往訪一節。如此。可以省却無數閒文。而此書亦如天衣無縫。脫易庸手爲之。必曰程友銘之術如何如何神奇。非近怪誕。卽涉不經矣。

以霍元甲之襟懷闊大。聞劉震聲轉述之言。雖初不以爲忤。顧亦未能全信。易以他人更可知矣。甚矣拳術家門戶之見之深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再版

近代俠義英雄傳（第六集）

（價 洋 六 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平 江 不 肖 生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温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 界 書 局
上海大連灣路

